

儀

禮

正

義

儀禮正義卷三十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膾鮮獸各一鼎也

用少牢也如初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要節而踊言葬日

如大斂奠時注云鼎五羊豕魚膾鮮獸各一鼎也者據下其實羊豕魚膾

士葬奠加鮮獸而無膚聘禮致殮眾介少牢鄭謂去膚而

有腸胃云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者教

氏云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

為尤重故於此奠特許攝川之明非常禮方氏苞云遣奠

得用少牢猶冠禮之用爵弁昏禮之用墨車也今案遣奠

於葬日設之故又名葬奠自大斂奠用三鼎至祖奠皆如

之此獨用五鼎故云盛葬奠也士有攝盛之禮詳士冠禮

云如初如大斂奠時者謂陳於門外北上而鼎數則異也

遣奠無黍稷者襍記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注遣奠本無黍稷孔疏遣奠不用黍稷而用牲體是脯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醴之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
疏正義曰放氏云實

義也注體毛本誤禮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

言之注體毛本誤禮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

作體云反吉祭也者少牢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又

云司士升豕右胖是吉祭上右此用左故云反吉祭也云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者案特牲記云正脊二骨長脅二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此用豕解之法解為七體去右不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故知言左胖為體不殊骨也詳

下豕亦如脾不升周貴肩賤脾**疏**正義曰李氏云豚皆合

之豚解下脾不升古文脾作脾**疏**升成性者則升其脾者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吳氏紘云自小斂奠至祖奠皆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少牢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又

案特牲記云正脊二骨長脅二

骨相連故知言左胖為體不殊骨也

周貴肩賤脾

古文脾作脾

升成性者則升其脾者

吳氏紘云自小斂奠至祖奠皆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醴之其實羊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醴之

義也

言之

作體

云司士

言左

骨云

用則

下豕

之豚

其實羊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反吉祭也言左胖

者體不殊骨也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

用則為四體每體骨相連

下豕亦如脾不升

之豚解下脾不升

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

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

解亦去脾以其成牲

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溷集釋作

賜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疏)云豚解之法故云豚解也詳上篇

豕是大牲矣而解之亦用解豚之法故云豚解也

小敘陳一鼎于門外下云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疏)凡俎實

肩兼臂臠言肫兼幣并脊與脊四體而已(疏)氏云凡俎實

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疏)氏云

羊言左肫豕亦左肫可知豕言豚解則羊亦豚解可知(疏)互文

見義豚解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臠為一

段左肫幣為一段三脊為一段左三脊為一段其四段賈

謂豕與羊異非也此雖攝盛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

以鮮獸代膚亦示稍異少牢之義今案少牢司馬升羊司

士升豕其肩臂臠膊脰脊脅各體名二者悉同之禮運腥

其俎注以為豚解熟其殺注以為體解而下云體其犬豕

牛羊則豚解體解之法牛羊亦皆有之敖褚之說確矣云

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經作罔注云周

指豕言之君子不食溷腴禮記少儀文彼經作罔注云周

禮罔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孔疏

猪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食他處辟其腴

腴謂腸魚膾鮮獸皆如初(疏)而無膚者豕豕豚解略之

胃也也魚膾鮮獸皆如初而無膚者豕豕豚解略之

正義曰敖氏云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膾左胖脾不升也鮮

獸亦如膾注云鮮新殺者對膾為久乾言也周禮獸人

喪紀共其外獸生獸孔氏廣森云特牲少牢俎實皆以膾

獸據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此士造

奠乃用之者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攝盛而用五俎須

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不嫌亦士沐粢之

意也云士膾用兔者以少牢大夫禮云膾用麋推之而知

也膾用兔則鮮亦用兔矣云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

略之者李氏云膚出於豕豕不體解故亦無膚敖氏云凡

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川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

而以鮮獸**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蒺菹臠醢**脾讀為雞

代之也脾析百葉也蟬**疏**正義曰此饌處詳下文醢酒下方氏

也今文為鳩**疏**苞云自小斂以後皆曰東方之饌亦

如之而此復具列其物以籩豆倍加也舉醢酒則瓦甒鱣

柶可無更舉矣○注脾臠毛本臠作臠校勘記云嚴徐作

臠釋文通典集釋通解俱作臠今案作臠是也云脾讀

為雞脾臠之脾脾析百葉也者說文臠牛百葉也一曰鳥

臠臠身也臠或从比作臠是臠即臠字與臠別矣段氏

說文注云臠从此聲釋文尺之反內則鴉與注與脾臠也

字亦作𦍋釋文昌私反今𦍋夕注作𦍋誤甚𦍋與斯斯與
析音近故釋脾析為脾𦍋雞鴉皆有脾𦍋謂胃也即許所
謂身臄脰也胡氏承琪云脾𦍋當作臄𦍋莊子庚桑楚篇
臄者之有臄脰司馬彪注云臄牛百葉也周官醢人脾析
鄭眾注云脾析牛百葉也百葉本為禽獸之胃二禮經文
俱作脾析者古字通俗容可以脾之名加於胃若鄭君既
以時讀曉人自同說文作臄以別於土藏之脾不應仍用
俗字今案以脾當作臄說亦甚是但各本注皆作脾仍之
廣雅百葉謂之臄脰王氏疏證云脾𦍋與臄脰同皆分析
之貌故又謂之百葉案據此注及廣雅但云百葉不云牛
則百葉之名畜獸同之故賈疏以此經脾析為羊百葉也
江氏筠云經於豆實多依周官之序獨此脾析為羊百葉也
琴苴臄臄之上當是以盛葬奠用少牢故豆實亦以取之
羊者為首賈說固信矣云蟬蟀也者案蟬醢周禮醢人作
醢醢注引鄭司農云醢蛤也醢人注又引杜子春云醢蟀
也說文字作囊云蛙也又云蚌蜃屬蜃大蛤段氏謂蚌即
蚌字則亦蛤類也說文葵九月可作葵苴醢人注云羸蠃也
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苴醢人注云羸蠃也
爾雅蚘蠃蠃蠃說文作虺蠃郭氏云即蝸牛也云今文羸
為蝸者詳士冠禮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葵紀亦如

羸豐臣羹
卷三十一
醢夕二
三

之有五齋七醢七菹三鸞注以脾析為齋云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齋全物若牒為菹又云齋菹之稱菜肉通

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疏正義曰注云糗以豆糗粉餈者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餈粉餈鄭注

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餈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餈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餈言糗餈言粉互

相足今案互相足者謂餈餈二者皆以豆糗粉之使不相黏著而經於餈言糗於餈言粉是互言之以足其義也此

經但云糗則有餈而無餈矣故鄭直云以豆糗粉餈也李氏云粉稻米黍米合蒸之以為餈擣熬大豆為糗以粉之

籩人謂之糗餈此不言餈省文王氏士讓云四豆俱用周禮饋食之豆而四籩則於饋食之籩取其二於加籩之實

取其一於羞籩之實取醴酒此東方之餈與祖奠同在主其

一所謂放而不致也疏正義曰案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格北上

疏中之鄭以此遺奠東方之饌與祖奠饌處同故云然也

褚氏云敖謂亦饌于東堂下南齊于坵則饌處反在北奠

處反在北逆矣惟奠于堂上者乃饌于東堂下也今案祖奠與遺奠饋之在主人之南當前格其奠之皆在柩車之

東當前束奠處同則饌處亦同教異於鄭褚駁之是也賈

疏云北上者蓋醴酒在北次

南饌四豆南饌四簋也

案賈疏云本作夜斂適似寫誤是賈所見本作適斂矣嚴

本作夜不誤今從之云明器也者解經陳器為陳明器

也云夜斂藏之者以葬前一日已陳明器

矣因夜間斂藏之故於厥明復陳之也

北面斂與疏正義曰前云宵為燎今明矣故滅燎而猶

斂記云嚴徐集釋俱作炤通解作照也注炤毛本作照校

俠柩車之前輅也執之者二人一在輅東一在輅西江氏

筠云注謂炤徹與葬奠只說得輅東之燭蓋祖奠之徹與

葬奠之設俱在輅東炤之其徹者之改設于西北則在輅

面炤之今案賈疏謂輅面之燭炤徹祖奠則似祖奠之設

在面誤矣故江氏易之但據下云徹者入設于西北則注

所云炤徹者自謂炤其徹而設

賓入者拜之明自啟至此

于西北注仍兼輅東輅面言也

疏正義曰賓入者為葬來也李氏云拜賓於內位蔡氏德

主人無出禮者在位拜之而不出迎也注云明自啟至此

不可稍離也或以啟後君贈則出賓賻則出訾注不知為

度豐巨象

君命賓賻而出乃禮之不得已者前注徹者入丈夫踊設

已申言之此無出禮自據其常者言也

于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

樞車西北亦疏正義曰注亦猶序西南猶嚴毛本作由校

猶序西南疏勘記云閔監葛本通典集釋楊氏俱作猶

陳本通解俱作曰案由猶古字通用曰即由字之誤今案

作猶較顯陳鳳梧本亦作猶○此將設遣奠先徹祖奠也

云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者謂此徹者之入亦猶奠

于堂室者之升自阼階時也上篇徹小斂奠大斂奠徹者

皆盥于門外乃入故知此亦然也云入由重東而主人踊

猶其升也者此奠在堂下周無升降但丈夫婦人之踊略

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云猶也詳上篇大斂奠節末云自

重北面而徹設於樞車西北者此當作一句讀謂自重

北面而徹以所徹者改設于樞車西北非謂自重北面

而來徹也祖奠設于樞車東徹者由東而西改設之重北

亦謂明器北云亦猶序西南者謂亦如小斂大斂朔月徹

奠之改設序西南也詳上篇陳小斂奠奠于東堂下徹

者東由樞車北東疏正義曰注云由樞車北東適葬奠之

適葬奠之奠疏奠者以徹者設於樞車西北而云徹

者東是由樞車北而東矣若由樞車南則徹者須先南行
乃得轉而東不得徑云徹者東也知適蔡奠之饌者以將
設蔡奠故適所饌處以待事此與上篇鼎入舉入陳之也
徹小斂奠改設序西南訖乃適饌同義鼎入陳之蓋於重
東北而面疏正義曰注云舉入陳之也者謂舉者自門外
北上如初疏舉以入陳之也云陳之蓋於重東北者上篇
小大斂奠皆設鼎于阼階前此遺奠設于庭饌在主人之
南當前輅則鼎之設當近重而遠階故云重東北以無正
支故云蓋也云而面北上如初者謂五鼎皆西面而以北
為上如大斂奠也必知如大斂奠者以小斂止一鼎無北
上之乃奠豆南上綺籩贏醢南北上綺籩贏醢南疏正義
文也乃奠豆南上綺籩贏醢南北上綺籩醢酒也疏曰乃
奠設遺奠也設遺奠不言布席者以設之與祖奠同處即
仍祖奠之席可知綺屈也義詳上篇王氏士讓云四豆先
饌脾析於而南次北脾醢脾醢東葵菹菹南贏醢是謂
豆南上綺其設之形四方也四籩則於贏醢之南先設棗
棗南糗糗東栗栗北脯是謂籩北上綺亦因綺而得方也
吳氏疑義云四豆二列西列從南而北東列由北而南四
籩二列西列由北而南東列由南而北皆所謂綺也注
云籩贏醢南辟醴酒也者謂籩之設在豆南乃不自脾析
奠豐曰醢南辟醴酒也者謂籩之設在豆南乃不自脾析

南為始而自醢醢南為始者以醴酒將
設于脾析南故棗避之而在醢醢南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

精特鮮獸 成猶併也不精者魚在羊
東嶧在豕東古文特為俎
疏 正義曰俎二以成
鄭訓成為併蓋謂

羊與豕併魚與膾併二列皆南上也
○注膾毛本誤嶧校

勤記云嚴徐陳閔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膾監本誤作醢

云不精者魚在羊東嶧在豕東者此俎之設在豆之東

籩之北若精則於脯北設羊次北豕豕東魚南膾是自

北屈而南矣今於脯北設羊豕北豕豕又於羊東設魚魚北

膾是魚在羊東嶧在豕東二者皆從南為始不自北屈而

南是不精也俎之數同于鼎鼎五則俎亦五今羊豕魚膾

之俎各二以併仍有鮮獸一俎無偶故經云特也盛氏謂

鮮獸特於豕北吳氏疑義謂特於膾北今以上篇設大斂

奠俎特于俎北例之則當在豕膾二俎之北也云古文特

為俎者胡氏承琪云特者對成言之
醴酒在籩西北上

經當作特不當作俎故鄭從今文
於

豆**疏** 正義曰醴酒設于脾析之南則在籩西北上也北者醴

也**疏** 在北酒在南也敖氏云醴在棗而酒在棗而醴酒設

于豆南而以北為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奠由重北西既

上是統於豆也

奠由重疏正義曰此奠在庭無升降故云亦以往來爲節
南東疏云奠由重北面既奠由重南東者江氏琦云而
下疑有脫文蓋鄭於徹遷祖奠注云徹者由明器北面而
又徹祖奠注云自重北面俱是言其面向則此亦如之
注有脫誤餘詳上篇大斂奠節末○李氏云檀弓曰曾子
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從者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
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
進而無退鄭氏曰塋池當爲奠徹謂徹遣奠更設祖奠也
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車於載處婦人碎之升堂而又
降婦人皆非禮會
子之弔蓋在此時

右葬日陳大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

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闕東而者重不
反變於恆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舛者鑿木置會其中
樹於道疏正義曰自此至徹者出踊如初言重出及車馬
側由此疏苞器以次先行之事吳氏紱云重既不隨入壙
錢豐曰能卷三十一疏夕三

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之將行出之於外注云還重
 不言向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
 者禘記曰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疏謂埋
 於祖廟門外之東也重有主道古者虞而作主故既虞埋
 之但士有三虞禘記言既虞而埋則必俟虞祭畢乃埋之
 中有數日故須守視也上篇言向人置重于中庭此言向
 人抗重則還重及埋重之事皆向人為之也詩大侯既抗
 毛傳抗舉也此抗重與彼抗侯義同故均訓舉也云出自
 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闕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恆出入者
 案恆出入則在闕東闕而此從門中央是變於恆出入也
 闕為門之中央短木有事亦可去詳士冠禮云道左主人
 位者道左即門東主人出門接賓之位恆在此重有主道
 故於此倚之賈疏云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墜禘記
 孔疏亦云祖廟門外之東也賈疏又云鄭云今時以下者
 引漢法證重倚道左之事也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面

面而俟南上

南上便其行也行者**疏**正義曰此即禘記疏

薦畢乃出車各從其馬每車二馬馬前車後至門外始駕
馬則白廟中出門皆人挽也前薦車時蓋亦人挽之云西

面則在門外之東方也俟者敖氏謂俟器出而從之是也
方氏苞云朝祖時柩車入廟中闌與下檻已脫去矣故重
與車馬得由中道出也今案前君贈主人迎賓云先入門
右賓賻云主人出門左則闌畢事似仍設之至重出又去
之也注云南上便其行也者敖氏謂將行以近外者為
先是也蓋廟南鄉車在門外西面則北為內南為外經云
南上則乘車在南於先行為便故注又云行者乘車在前
也云道稟序從者謂道車次乘車後稟車又次道車後也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
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
者象既饗而歸賓俎

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土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膊後脛折
取脛亦得俎釋三个襍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

正義曰徹者入徹遣奠而苞之也苞見前敖氏云徹巾即
苞牲是即於席前為之也盛氏云踊如初初謂徹祖奠

注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義本襍記云取下體者脛
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者脛骨謂牲之前後四足此苞

牲以送入壙有行道故取之以象行也賈疏云少牢載俎
云肩臂膊膊脛在兩端又云肩在上以此言之則肩臂膊

在俎上端為俎實之始膊脛在俎下端為俎實之終是為
俎實之終始也敖氏云取下體為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

長豐氏疏云三二一既夕二

郝氏敬云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也今案二說亦

有理存之云士苞三個者士苞二每苞各三個也檀弓曰

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鄭注個謂所包

遣奠牲體之數也禘記曰遣車視牢具鄭注言車多少各

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

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

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據此注

則士無遣車所包牲體持以如墓而已云前脛折取臂臑

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個者褚氏云取下體正也其餘

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便也俎上前脛留肩後脛留

膊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每俎各釋三個矣賈因前

解羊之脊脅為一段豕之脊脅為兩段故於此亦誤今案

賈疏謂羊俎有二段豕俎有四段相通為俎釋三個其說

固非褚謂或取脊或取脅又與經言取下體不合敖氏云

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個

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也其說似勝於注然則每苞

三個者謂膋也臠也骼也所謂下體也注言折者前此羊

豕豚解分為七體用左脾四體未折也至此乃折取而苞

之如前脛折取臂臑仍有四段也禘記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

遣而包其餘猶既會而裹其餘與君子既會則裹其餘乎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
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注云言父母家之主今
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鄭引此二語見苞牲為賓客
父母之事也○李氏引呂大臨說謂遣車即上所薦之乘
車道車稟車又謂校人大喪飾遣車遂厥之馬及葬埋之為殺
而埋之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厥之馬及葬埋之為殺
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日鬻車案鬻車見豕人
據鄭云使人舉之如墓則非駕馬之車明矣校人及葬埋
之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謂束草為馬也又圉
人廐馬亦如之注云廐馬遣車之馬人捧之言人
捧之則非真馬可知安從殺之乎是二說皆非也
不以魚
膾非正疏正義曰上云苞牲取下體而復云不以魚膾明
牲也苞真惟用牛羊也牛羊正牲魚膾非正牲故不
用言膾則鮮獸行器在道之次疏正義曰不云器而云
亦不用可知矣行器在道之次也方氏苞云特言行器
行故注云日葬行明器在道之次也
也著器與車之先後又以見器皆人持以行而不以車載
也茵苞器序從之先後疏正義曰李氏云舉茵以兼折與
義豐曰身三十一既夕二抗木抗席舉苞以兼筭甕器

謂用器以下盛氏云上云行器與下為目也此乃詳言其行之次陳器之時抗席抗木皆在茵下茵行則其下皆行矣折設於抗木之前則行亦在前可知今案上注雖止言明器而折抗等亦在內以統言之皆器也經不言他物而獨舉茵苞器三者李氏之釋精矣注云如其陳車從器之先後者謂經先陳者行亦在先以次相從也

疏正義曰車即所薦之車也車從器而行則次徹者出踊

如初於是席中當**疏**正義曰此與上徹者入踊如初俱詳徹之而不改設者以既苞牲至壝故也然則敖氏謂徹者亦設于西北乃出非矣注言此者見其他皆已行也

右將彝重出車馬苞器以次先行鄉壝

主人之與請讀則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

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

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執筭而面於主人**疏**正義曰自此至滅燭出言此執筭

絜書便也古文筭皆為筭

及下釋筭與筭唐石經俱作筭嚴本陳鳳梧本經注亦俱
作筭毛本俱作算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數者算數也段
氏注云漢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
成六觚爲一握此謂筭籌與算數字各用計之所謂算也
又云筭爲算之器算爲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今案此
經筭字謂筭籌作筭是也又樞東毛本誤作樞車○釋官
云主人之史士私臣掌文書者敖氏云贈卽書於方者也
贈禮賓爲之也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
人主婦然也吳氏廷華云讀之聞于外者主人亦宜知之
也執筭者史之貳也哭者相止也自相戒止也以史方有
事於外者不擾之主人主婦痛極不能自止但不踊耳今
案執筭從從史也樞東當前東面謂史與執筭者也
注云史北面請旣而與執筭面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
者謂請時北面讀書釋筭則面面也必知北面請者鄉樞
也時主人亦在樞東故知史與執筭者旣請乃轉而面面
於主人之前讀之釋之也云燭在右南面炤書便也者敖
氏云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筭者在左也是燭與史
取近而又南面炤之故云便也云古文筭皆爲筭者胡氏
承琪云筭乃策字之別顏氏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末
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易釋文云策本
義豐臣箋

作策是也筭本計數之物若作策嫌與書遣於策之策混故鄭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案檀弓讀贈會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陳氏澣云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是讀贈為周禮也又禘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鄭注嫌與士異記之也亦引上苞牲取下體及此請讀贈為證然則大夫之喪包奠讀書其儀節固與士

讀書釋筭則坐

必釋筭者

疏

正義曰讀書二字為句不言讀贈而言讀

筭者上注謂奠賻贈亦書於方故言書知史併讀之也釋筭則坐言則者謂釋筭乃坐明讀書不坐也筭在於地坐釋之為便鄉射大射凡釋獲者皆言坐是其證姜氏兆錫乃連讀之謂讀書亦坐誤矣讀之而又釋筭以計其數者蓋欲見贈奠賻贈

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

卒已

疏正義曰注毛本已下有也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氏俱無○敖氏云卒謂讀之畢也言逆出亦見執筭者在史

南今案入則史先而執筭者從出則公史自西方東面命執筭者先而史執書從之故云逆也

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

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疏正義曰而方東面賓位也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疏李氏云公史尊故命毋哭而主人主婦皆不哭其餘可知矣敖氏云遣即善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賜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方氏苞云遣物附棺必誠必信主人主婦亦必傾耳聽之於心始安故俟讀畢而後命之哭也出者公史出也○注輅嚴本作路集釋楊氏陳鳳梧本毛本俱作輅案作輅是也云公史君之典禮書者賈疏云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然釋官云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讀誄此讀者室亦小史據此則士之喪有公臣來共其事明矣史獨言公者因上有主人之史故言公以別之其餘不言公者可知賈疏不能由此推之子諸篇官制多有室礙者矣云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者稽氏云職喪几公有司之所供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是奉君命而令之故注云君使史來讀之也蓋遺物多寡皆禮制所繫君使史讀之以示恩禮而僭忒亦無由生矣故云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盛氏云讀贈釋算讀遣不釋筭者贈是賓物不出於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故謂讀遣亦釋筭非云燭俠輅者前

滅燎執燭俠輅鄭復言此者以見今所滅之燭即俠輅之
燭上讀書釋筭畢言滅燭者輅東之燭此讀道畢又言滅
燭則輅西
之燭也

右讀贈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

者執披者知之士執疏正義曰自此至杖乃行言柩車發

披八人今文無以御柩為句執披又為一句前云設披設而未

執也此柩將行乃執之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設而未

云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

知其說也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

布為御揚左右之節者賈疏云道有低謂下坂時道有低則

謂上坂時傾虧謂道之兩邊車轍有高下又云道有低則

仰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左右

者謂左右其布使知道之有傾虧也詳前設披下李氏云

喪大記曰君葬御棺用芻楛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出

宮御棺用功布周禮喪禮及葬御匱出宮乃代鄉師大喪

宮御棺用功布周禮喪禮及葬御匱出宮乃代鄉師大喪

宮御棺用功布周禮喪禮及葬御匱出宮乃代鄉師大喪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功布士以上蓋通行之
御樞天子以纛君以羽葆大夫以茅士賤無御樞之物故
在宮以功布拂樞而出宮因以御樞呂氏坤云三禮圖引
善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樞居前為行者
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
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是也褚
氏云功布御樞惟士制耳出宮而止今案喪大記注云士
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曠無矣孔疏謂士卑御
樞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此褚說所本也然據此注
云道有低仰傾虧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則功布正是道
中所用何得云出路便否儀禮經文不言在路與出宮異
喪大記但言比出宮用功布亦未明言出宮而止則彼注
未可據矣云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者引在前執披在兩旁
謂以布為節使知道有低仰傾虧而備之也喪祝掌大喪
勸防之事鄭注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即其
義也此注雖有執披之文仍是解功布御樞之義非解經
執披二字也賈疏乃以御樞執披連讀誤矣注又云士執
披者八人方是解經執披句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合兩
旁則八人也云今文無以者胡氏承琪云周禮鄉師注引
襍記曰匠人執翻以御匱此注從古文有以者取其文備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疏**

正義曰注云袒為行變也者言為柩行變也云乃行謂柩

車行也者鄭恐疑行為主人行故明之柩車行則主人亦

行可知云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於祖之序者謂從

柩至壙之序一如從柩遷祖之序也詳前重先奠從下

宮踊襲哀**疏**正義曰柩車出宮也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

還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鄭注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

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李氏云哀次謂此出宮

踊時也教氏云出宮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立

袒故於此而襲今案鄭氏貫通羣經故以哀次為解菽謂

哀親之離**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之纁束**邦門城門也**疏**正義

曰菽氏云柩至此公乃贈亦異於臣也方氏苞云親賓贈

于家君則至于邦門者使國人榮之釋官云宰夫詳大射

儀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凡所共者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又云葬而贈贈此諸侯

禮亦宰夫掌之故使宰夫今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諸侯之

官降天子一等宰夫亦士也玄纁束詳前注云邦門城

門也者賈疏以為國城北門據檀弓葬於北方言也贈送詳前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

賓由右致命也當時止柩車左右**疏**正義曰主人去杖不哭

同經但云左右而注知為柩車前輅之左右也與前君贈略

使人贈時賓當前輅致命故知也蔡氏德晉云由者由之

以至柩車之前賓由右者以升實幣當在右取其便也賓

由右故主人由左也案是時柩車北鄉左則在右而右則在

東以君贈賓北面致命推之此致命當南面不言者省主

文云當時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塋是也

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

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槨中**疏**正義曰前君贈時主人

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哭拜稽顙成踊此不成

踊者以在塗禮殺也賓升而復言降則事畢也乃行亦謂

柩車行也。校勘記云注授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受

通典集釋敖氏俱作授今案作授是也毛本亦作授云

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槨中若親授之然者稽氏

云升車而屨帷以實于蓋上吳氏疑義云平地言升謂升

轅也車蓋上不能置物故注以中言之謂蓋內也上左服

義禮正義卷三十一既夕二

之奠不入壙此玄纁入壙故奠於蓋以示意若親授之然也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主人從柩而行本在車後因聽命至前今拜送賓訖仍反柩車後之位而杖也○紉解云初喪君既襚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賙之至柩行又贈之于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焉可知此即體羣臣之實也

右柩車發行及君使贈之儀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統於壙

疏正義曰自此至踊襲如初言至壙窆柩藏

器之事○鄭注周禮方相氏云壙穿地中也廣雅藏謂之壙列子釋文壙墓穴也敖氏云而北上以面行北端為上謂苞符而下也亦精之郝氏敬云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方氏苞云敖氏以而北上為句非也器藏于柩之兩旁必東面分陳而夾羨道入壙乃便今案注云統於壙是釋經北上二字謂壙在北陳器以北為上是統於壙則注固以北上為句矣方說是也李氏云周禮方相氏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茵先入**當柩也元士則葬**疏**正義曰注云當藉柩也者前加茵用疏用輅軸加茵焉**疏**布注云茵所以藉棺者以其為棺之藉

則在棺下故須先入壙而後下棺於其上也云元士則葬
用軼軸加茵焉者賈疏云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軼
軸由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今案軼軸之制
無考賈疏以天子諸侯葬皆用輶推之又謂諸侯之大夫
葬不得用輶天子之元士尊葬得用軼軸其說皆無
據方氏苞儀禮析疑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俱駁之屬引
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疏正義曰前設披下言屬引謂屬
於絨耳古文屬為燭引於車而挽之以行此屬引者
謂屬引於棺而懸之以窆也敖氏云此屬之為將窆也其
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也注云於是說載
除飾更屬引於絨耳者謂至壙說去柩車之載除去池紐
等飾周禮壅祝及壙說載除飾鄭注除飾便其窆爾敖氏
云當先除飾乃說載案此注及記注皆用周官原文也喪
大記曰凡封用絰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
咸讀為絨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絰于柩之絨又樹
碑于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柩而下之衡平也
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
絨而已今齊人謂棺束為絨繩咸或為械案喪大記之咸
卽此注所云絨耳也喪大記又曰君葬四絰二碑大夫葬
二絰二碑士葬二絰無碑孔疏無碑者手縣下之然則士

喪禮記卷之三十一 既夕二 七

雖無碑而其屬絳於絨耳與大夫同絳卽絳亦卽此經所謂引也士棺二衽二束李氏云棺束末皆爲絨耳吳氏廷華云絨耳蓋作圈以貫引也云古文屬爲燭者胡氏承珙云屬正字燭俗字上設披屬引作屬故鄭從今文

人袒衆主人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俠羨道爲位

疏

正義曰故

氏云袒爲窆變也婦人亦北上皆不哭爲有事不可謹葬也今案喪大記曰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鼓封謂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以下無之哭者相止也謂哭者自相止檀弓曰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面鄉婦人東鄉與此禮合羨道在墓前男子婦人俠之爲位故有西面有東面鄭注檀弓亦云然賈疏羨道謂入曠道上無負土爲羨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爲隧周禮冢人及窆以度爲丘隧鄭注隧羨道也彼疏云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隧與羨異而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杜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孔疏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允須謹慎去曠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曠上而直縣下之故不得用隧喪大記

注亦云禮惟天子葬有隧然則羨道與隧異禮惟天子闕地通路則賈以羨道為入壙道非矣方氏苞云壙之南有墀門門之下為羨道使水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也潦下洩而不滲於壙中也

封 疏正義曰盛氏云是時眾主人及婦人亦皆哭踊惟言主人者文省吳氏疑義云此上當有穿壙設楨之事

注云窆下棺也者謂下棺於壙小爾雅下棺謂之窆是也云今文窆為封者古今文疏義云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莅匠師司農注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窆禮記所謂封者又遂人及窆陳役司農注云窆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窆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又太僕窆亦如之司農注略同又云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土部曰窆壅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日中而窆今左傳作窆小異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段氏玉裁云禮謂十七篇也許於十七篇從今文作封戴記亦皆作封者戴記從今文也期窆封三字分蒸侵東三韻而一聲之轉

窆朋聲窆乏聲朋俗讀如蓮窆讀方勇反故禮記以封字代窆窆字也案鄭君於禮記檀弓曾子問皆注云封當為窆又喪大記注云封周禮作窆蓋戴記於下棺之窆聚土之封通作封鄭君以其渙溷難明故隨文是正王制庶人

縣封注 龔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如初 丈八尺日制

尤詳晰 二制合之束

十制 正義曰龔為贈而龔也踊如初亦無算也李氏云

五合 疏 玄纁束蓋公使宰夫所贈者重君物故以送終也

敖氏云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於者於壙中也蔡氏德晉云

凡行而不反者必有贈樞入壙則不復反矣故主人於親

亦有贈禮焉盛氏云此贈幣主人所自盡也故拜稽顙以

送之疏云即公所贈者蓋見玄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

耳今案李說蓋本前公使宰夫贈玄纁束賈疏然此經但

云贈用制幣則不必定為公贈也有公贈固用之無即用

寶物已物矣襍記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注言失之也亦引此經為證孔疏魯人雖三玄二纁而

用廣尺長幅不復丈入尺則失禮也蓋禮幣皆用制贈親

尤必以禮故云贈用制幣檀弓曰既封主人贈鄭注贈以

幣送於者於壙也則贈為主入自贈明矣敖盛說是周禮

太宰大裘贊贈玉鄭注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則贈之禮

天子亦有之但用玉不用幣也○案襍記注引此經云贈

用制幣玄纁束帛多一角字注詳聘禮釋幣制玄纁束下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龔 也即位反位也

主婦拜賓拜女賓

疏 正義曰卒謂贈畢也放氏云於此拜賓特為之祖重其

禮也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間三謂三者三也禮者

十人也禮婦人不祖盛氏云拾踊者主人與婦人與賓更

迭而踊也三者三人各九踊也今案襍記曰公七踊大夫

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鄭注婦人居間者踊

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是也。校勘記云注反位下

嚴徐揚故俱無也字集釋有案注末楊敖俱有拾更也三

字今案拾更也各本俱在室下盧氏文弼注末浦氏鑑云

案釋文次第當在主婦入于室下盧氏文弼云拾更當于

此經拾踊初見者注今本乃在後陸氏亦於後始音似失

之有親者不送其葬也云即位反位者賈疏云各反羨道東

賓出則拜送

而位其男賓在眾主人**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

之南女賓在眾婦之南**賓出則拜送**有五去皆拜之此舉

中**疏**正義曰敖氏云拜送云則明賓有未出者也方氏苞

馬**疏**云某無門階而有塋域故亦可言出褚氏云言出則

墻所有帷幕以為障蔽矣故雖有微雨亦可以窻注云

相問之賓也者據襍記知之也云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

此舉中男者案襍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

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鄭

禮記卷之三十一 喪禮 三十一 終列二

注此弔者恩博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
 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
 相見也是賓有此五者經於既窆之後言賓出明是相問
 之賓即窆而退也相問在五者之中舉此中者為言則其
 他賓出無不**藏器于旁加見**謂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
 拜送可知
 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疏**正義
 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鬻**疏**曰藏
 器於棺旁而加見於器外也周禮冢人及窆執斧以游遂
 入藏凶器鄭注凶器明器。校勘記云注檀弓曰下嚴徐
 集釋敖氏俱有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椁十
 五字通解刪今本因之盧氏文弼云宋本有此十五字鐘
 木亦有之陸氏為塋周作音則有者是今案椁集解作柳
 下同云器用器役器也者以下別言苞符等故知此器
 為川器以下樂器燕器亦在其中鄭隨舉以示人也云見
 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槨不復見矣者棺飾即池
 經荒帷之屬以加此于棺外則不見棺槨而但見棺飾故
 謂棺飾為見也禮記釋文云見棺衣也云先言藏器乃云
 加見者器在見內也者謂先藏器而後加見是器在見內
 最近棺也近棺則便於用故又云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

終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證加見是周制李氏云棺飾在柩外若牆然其外置翼後王之制文也今案此中下士無翼鄭連引藏苞筭于筭於筭者在外也今案此中下士無翼之耳

之間君容祝大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苞監本譌苞夫容壺士容甌疏校勘記云注祝嚴徐要義楊氏俱作祝

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祝今案祝是陳鳳梧本毛本亦作祝注云於筭者在外也者此言於筭與上藏

器於筭文同鄭恐人疑為在棺筭故特釋之曰在見外也襍記曰饗甌符銜實見開而后折入鄭注實見開藏于見

外椁內也方氏苞云上藏器於筭謂棺筭此則見筭也襍記又云而後折入者據此經藏苞筭等訖即加折也云不

言甌甌饌相次可知者以上陳器時甌甌次苞筭後明亦藏之可知不言者文省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賈疏云謂苞

符居一筭甌甌居一筭故云兩兩而居也褚氏云見內見外俱分兩筭藏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謂專藏於見內左

筭苞筭則謂專藏於見外右筭故與注異反覺支離今案諸說是也引卷大記者證椁內棺外有餘地足容器物也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也宜次**疏**正義曰李氏云卻仰也折抗席皆善

面鄉下折于陳時則為仰今案折以善面鄉下為正善面

鄉上為反故陳時以善面鄉上則云覆之覆反也此用時

以善面鄉下則云卻之卻對覆而言卻仰也是其正也席

則以善面鄉上為正今鄉下故云覆也教氏云折云加者

謂在見與苞符之上也抗木不言卻與覆是兩面同矣

注云宐次也者謂宐先加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也蓋席

之下無折以掩壙則席無所藉而施席之上無抗木則無

以禦土故宐從其次也賈疏分宐與次兩釋之張氏爾岐

遂謂三者之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勤勞疏正義曰實土

有宐有次非矣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勤勞疏謂加上於抗

木之上而實之也三謂三匠主人於是拜謝其勤勞不俟

工之畢也李氏云禮記曰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

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鄉人助事故于實土拜

之盛氏云實上者三不言封樹文不具也周禮家人職云

以爵等為巨封之度說者謂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

次降殺以兩其樹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

槐鄉人謂與主人同鄉里來助葬者大司徒職云四閭為

族使之相葬族師職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以

相葬埋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疏正義曰上云即位矣此

是也

鄉人違其位也位乃羨道東之位踊襲如初者謂如上既
窆時拾踊三而襲也哀親之在斯謂哀其在土故踊也李
氏云上拾踊襲後無袒文而言襲疑杜佑曰將踊袒既踊
卽襲敖氏云不言袒文脫耳今案凡踊無不袒者是踊前
有袒明矣敖以爲文脫或然○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
奠於墓左卽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
禮小宗伯亦云成葬而祭
墓此不言者亦文略耳

右窆柩藏器葬事畢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西階東面反諸

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

疏正義曰自此至乃就次言

不於阼階而面而方神位

反哭于廟于殯宮及就次

之事○盧氏文弼云乃反哭入土虞禮注引入下有門字

○乃反哭自壙所反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恐魂靈無

依急迎神歸歸不見親故哭也入入廟門也升自西階東

面者主人也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注云

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者案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

所作也鄭注親所行禮之處李氏云謂廟堂親平日所行

禮處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以下云遂通殯宮知先反

哭於廟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以下云遂通殯宮知先反

方氏苞云揆外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

故反哭於廟而後虞於寢也此義亦至明顯顧氏滑作反

哭不于廟辨謂反哭先祖後禰經記無文未可據然則二廟

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禰經記無文未可據然則二廟

者亦唯反哭于祖廟而已以柩從祖廟出而虞事不可緩

宜急往殯宮也云不於阼階西而西方神位者謂反哭不

於阼階西而於西階東面以西方神位所任也或曰西

階者未忍遽即主位也至親平日行禮處多在阼階而升自西

故東面以鄉之奠得見親耳其說似有理拉孖之婦人入

丈夫踊升自阼階薛主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丈嚴徐作大

監本大作丈從監本今案陳鳳梧本亦作丈主人眾主

人先入廟故見婦人之入而踊言丈夫則眾主人亦皆踊

也升自阼階謂婦人也云薛主人也者以主婦入于室踊

主人在而階上故不由西階而由阼階也

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

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疏正義曰

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疏正義曰

氏云惟主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卽位于阼矣入室又弗見
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今案主人不入室
者以賓將弔也眾婦人亦從主婦哭踊不言者文省也
注云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者亦檀弓文蓋與上反諸其
所作也皆釋此經之義所養鄭云親所饋食之處謂親平
日行饋食禮于室以追養先人也必入室者亦冀或見之
吳氏疑義云主人止于堂主婦先入室而後止于堂男女
內外所以不同也云出卽位堂上面面也者以小斂後主
婦等位常在阼階上面面故知卽位卽此位也禮經釋例
云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
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蓋相變以爲禮也云拾
更也詳前卒袒拜賓拾踊三下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迫而弗及也其反哭
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也矣噉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
止矣鄭注說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
反哭之義也

者眾賓之長也反而西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弔者
北面主人拜於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今

文無疏正義曰檀弓曰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弔於家亦謂反哭而弔也坊記曰殷人

其不見之辭敖氏云此弔異於常故為之稽顙○注今文

無曰字毛本作古文無曰字校勘記云嚴徐集釋作今文

無曰與單疏標曰合通解與今本同今案陳鳳梧本作古

弔而升堂致辭者當是長賓故云眾賓之長也者以眾賓偕

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弔之者此釋所以弔之義也檀弓

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其文也云弔者北面者以弔賓升堂後無改面之文故知

北面其餘眾賓在堂下者亦北面可知云主人拜於位者

以主人拜不言面鄉則拜於其位仍東面可知云主人拜

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者稽氏云始歿時主人拜賓

於面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面階故注云亦主人位也亦

始歿拜賓之位也賈乃援特牲少牢以釋之殊不可曉今

案注云亦主人位者謂北面拜賓東是平日主人之位今

不忍拜於此故仍拜於位東而亦升堂白而階不忍由階

階之意坊記曰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出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是

其證褚說尙未確云今文無日字者古今文
疏義云案鄭從古文有日者亦以其文義備
賓降出主人

送于門外拜稽顙疏正義曰賓降而遂出以主人即適殯
宮也賈疏云此於禭記五賓當相見

之賓敖氏云門外廟門外也送賓而稽顙者
以其送葬且從反哭尤勤勞也故重謝之
送適殯宮皆

如啟位拾踊三疏啟位婦人入升堂
夫即中庭之位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

親尙在殯也今案經云遂適殯宮則反哭于祖廟後即到
寢明矣拾踊三與前同敖氏謂此時無賓盛氏云禭記朋

友虞祔而還則此時未嘗無賓矣敖始失考注云啟位
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者案啟位與朝夕哭位同

上篇朝夕哭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與小斂後言婦人阼
階上而面位同即婦人升堂之位也又云主人堂下直東

序而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即丈夫中庭之位也但朝夕
哭位有賓此皆如啟位云皆則亦兼賓在內可知注不言

者略耳檣弓曰既反哭主人與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
有司視虞牲當是拾踊後事

也異門大功疏正義曰上篇殯訖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
亦可以歸外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

義豐曰竟
卷三十一既夕二
七

亦存焉此云兄弟小功以下也蓋據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言之又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者蓋異門之大功較之同門同財者情猶輕故于此時亦可以歸也若同門大功以上之親則俟卒哭乃歸蓋未殯以前啟殯以後無論大功小功之兄弟咸在既殯則小功之兄弟可以歸至啟殯又來在柩所不離故反哭而歸喪服小記曰總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歸而遇朝夕哭虞卒哭仍來與也其異門之大功注於此始言可以歸則殯訖固未歸矣然則上篇殯訖之兄弟出專指小功疏遠者言此兄弟出眾主人出則兼有大功之親矣歸而必拜送者以其勞也

門哭止闔門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疏**正義曰此儀節與上篇殯

訖略同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者蓋揖眾主人使各就次而主人乃就次也方氏苞云少息而後虞可更舉也○上篇殯訖主人揖就次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至室也此云次倚廬則專指斬衰者言之既虞翦屏柱楣此時未虞故仍倚廬也李氏云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於廟於殯宮出就次於寢將舉初虞之奠

矣

猶朝夕哭不奠

是日也以虞易奠

疏

正義曰自此至篇末略言葬後儀節及祭名云猶朝夕哭

不奠者自大斂以後至葬每日皆朝夕哭朝夕奠今葬後仍朝夕哭于殯宮如故但不奠耳

敖氏云既葬猶朝夕哭于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為無尸柩也此說是矣

乃又以此朝夕哭為指未虞以前而疑檀弓葬日虞之說則誤矣

蓋此所謂猶朝夕哭者自葬後至練皆然以喪服斬衰傳文考之自見盛氏亦以敖說為非此檀弓文是日

即葬日承上葬日虞言也是日始舉三虞也

虞祭而無朝夕奠故云以虞易奠也

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彿三祭

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既夕禮至反哭而止虞禮別為一篇故於此總舉其目并卒哭耐祭名目附於篇末也

校勘記云注離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

云虞嚔祭名者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嚔祭是虞為嚔祭也

云虞安也詳士虞禮篇首云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

孝子為其彷彿三祭以安之者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

安之者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鄭所本彷徨

與翔翔同皆遊行無歸之意故孝子為三祭以安之此明

三虞所由起也檀弓曰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既云日中而虞而又云葬日虞明是朝葬日中而虞可知

不忍一日離彼注云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

弗忍其無所歸是也卒哭聞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

哭而(疏)正義曰注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者士之卒哭在

已(疏)虞後而與葬同月禭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

哭大夫以上異月詳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云始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者案始歿

主人哭不絕聲至殯後朝一哭夕一哭于殯宮之阼階下

而自朝至夕自夕至朝其間哀至則哭非必朝夕喪服傳

所謂哭晝夜無時也至此祭則止晝夜無時之哭惟朝夕

哭而已蓋葬後哀稍殺也張氏爾岐云既祭則惟朝夕哭

不無時哭故名其祭曰卒哭是也敖氏謂卒哭為卒殯宮

之哭而朝夕哭于其次盛氏謂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而

非卒喪家之哭其明日以其班(疏)班次也耐卒哭之明日

說皆支離未可從明日以其班耐祭名耐猶屬也祭昭穆

之次而屬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五字今本俱脫嚴

今文班為胖(疏)徐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虞而卒哭

卒哭而祔其祭相連故并及之注云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者此釋祭所以名祔之意也祔必以昭穆之次昭祔昭穆祔穆有連屬之義故爲此祭而屬之也餘詳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下

右略言葬後儀節及祭名

卷三十終

儀禮正義卷三十一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記疏

正義曰此上下二篇總記也郝氏敬云士喪統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歿吳氏廷華云當日士喪禮記

以為既夕記者非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將有疾乃寢於適室今文處為居于為於

疏正義

寢正寢也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謂之適寢方氏怒

云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之

也敖氏云此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為適寢之室耳吳氏

廷華云室中南有闕北有墉無闕是也詳上篇於于適室

下玉藻曰寢恆東首寢之東首與在北墉下居恆於然記

嫌處正寢有異故特明之喪大記曰寢東首於北闕下闕

當為墉與此同亦詳上篇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此東首

則在闕下不在北墉下以其便於君視也鄭注喪大記亦

以君來視疾解之則非矣喪大記係總記君大夫士之禮

觀上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下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

義禮正義卷三十一既夕三

夫世婦卒于適寢及士之妻皆从于寢可證不得以此句
專為大夫言也果係君來視疾則經當直云君視且如下
文大斂君至節必更詳其儀矣亦不得僅云寢東首于牖
下也蓋疾時寢東首于北牖下是君大夫士所同故記人
不復別之此經是言士禮故云士處適寢也注云將有
疾乃寢於適室者吳氏疑義以將字為衍文謂疾生於不
測豈能逆料其將然而適處之其說似是古者自天子至
士皆有正寢燕寢平日常居在燕寢有疾乃遷處於正寢
經文兩寢字義別上寢指地言下寢以人臥處言故鄭云
寢於適室謂寢臥於正寢之室也云今文處為居者古今
文疏義云居處二字其義略同然居則有常安之義處可
為暫止之名此適寢本非常居以疾遷處於此似作處較
切鄭從古文于有疾疾者齊正情性也適寢者疏正義曰
為於詳士昏禮有疾疾者齊不齊不居其室凡人之
亦多由于疾經據始从言記從疾病起所以補經之未備
有六曰喜怒哀樂惡性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或曰情有
七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情性者稟乎陰陽而生得其中和
則心安體泰一有偏菲斯疾生焉齊則思慮不紛神明常
定故可以正情性此養疾之要道也云適寢者不齊不居

其室者案大戴禮盛德篇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
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鄭注內正寢之中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
卽正寢也是不齊不居其室也然則疾者之居正寢爲齊
耳吳氏疑義云於於適室以正終也然疾不必於特以適
寢爲致齊之地疾者居之則心志齊一可養疾也方氏苞
云齊室卽適寢也凡有疾卽居焉所以教疾者持生之道
盡矣養者皆齊所以教子孫妻妾忠養之道盡矣及至大
病亦不待遷移而終於正寢聖人制禮所以盡人之性也
今案此二說最善若云爲正終而移居正寢則於人子養
疾之義養者皆齊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無此注○
有菲矣養者皆齊也疏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
翦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
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彼注亦以憂言之故賈氏李氏
皆取以釋此經而詳略不同今案養疾未有不憂然憂之
一字未足以盡齊之義齊之爲言齊也教氏云養者齊欲
專心於所養者也吳氏廷華云言養則滋培調劑之益非
侍疾者專一其心志不爲功又云兩齊字理最精是也

徹琴瑟

去樂

疏

正義曰徹卽去也賈疏云父母有疾憂不在
于樂故去之黃氏幹云去樂以疾者齊故去

之非為子去也疏文可疑今案黃說是也曲禮曰琴瑟不

御是為養疾者言之此云徹琴瑟則為疾者言之祭統曰

及其將齊也耳不聽樂是也嚙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縣

士去琴瑟鄭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疾病外內皆

之土據此注則徹琴瑟是為疾者徹之明矣疾病外內皆

掃也疾甚曰病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外內皆掃

文同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闕葛集釋通解要義楊敖

俱作外內今案陳鳳梧本亦作外內毛本誤與監本同

注云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者嚙大記注亦云為賓

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與此注畧同蓋賓客是指君遣

來問疾之使及同國來問疾之大夫士非尋常來往者疾

甚必有此問疾之賓來故須外內皆掃致其潔淨也內有

專指室言者亦有兼堂室言者經義述聞解詩子有廷內

云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

燕操泥而就家人內此皆兼堂室言之者也今案此經

內謂堂室外謂堂室以外凡庭院及寢門外大門外皆是

俟病劇此云外內皆掃則知所掃者廣也或曰疾甚而掃

外內所以祓除**徹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汗為**疏**正義曰注

不祥其說亦通汗為來人穢惡之者以云褻衣是病中垢汗之故衣恐來

問疾之人嫌其穢惡故去之而更加新衣也此來人即上

注所謂賓客孔子於君來視疾而加朝服則於賓客之來

而加新衣亦猶此意但不必朝服耳大記文與此同而

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

其終於正也與此注異賈疏因之遂謂褻衣是玄端新衣

是朝服恐非蓋玄端朝服皆是禮服病中未必常服之孔

子於君視疾而加朝服則非君視時必不朝服矣至謂齊

服玄端不知此齊止取專一心志以養疾與祭祀之齊究

有別也。案此及上兩節注後人多議之謂掃除外內以

潔其居徹去褻衣以潔其體義主於正終鄭以賓客言則

舍本而務末矣即鄭注喪大記亦以加新衣為正終愚嘗

反覆思之終以此注為善蓋人子之於親氣息尚存未有

不願望其生者若於疾病時而遽掃除易衣以為正終計

於心何忍故不如且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為不能自轉側

從此注之為得也

御者今時侍從

人之

疏**正義曰注侍從毛本誤作侍從校勘記云嚴徐陳闕**

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侍與單疏述注合。喪大記

曰體一人謂每體一人也此云四人則合四體言之是時
病者偃臥在牀故皆坐持之也彼注云體手足也四人持
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與此注云爲不能自轉側亦畧同
賈疏云詩曰輾轉反側據身不能自屈伸兩注義符云御者今
之不能轉側亦由手足之不能屈伸兩注義符云御者今
時侍從之人者蓋以漢之侍從爲比也上篇外御受沐入
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釋官云御者卽上篇外御士之近
臣與執策立于馬後之御者殊。盧氏文弼云此記下今
本有男女改服四大字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淡
衣十三字考石經無男女改服之文李本并無十三字之
注鍾本同當盡去之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此下衍男女
改服一節案此因通解而誤蓋通解於士喪禮襍附本經
記及喪大記之文此節乃喪大記誤入儀禮又此記五節
與喪大記同鄭兩注各異獨此節注不異明係移彼注此
又因與士喪禮不合妄改庶人爲主人又彼注上文有新
朝服故曰亦朝服此上文無朝服字何以云亦足證羸入
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及嚴徐集釋敖氏俱無通解
楊氏俱有通解庶字尙未改楊氏始改庶人爲主人今案
下主人啼節注云於是始去冠而笄纓服淡衣則不得於
屬纊前改服淡衣也此節經注爲羸人無疑此亦其一證

毛本有之蓋沿監本之誤據提要所見朱本經注亦無此

節戴氏震校集釋金氏曰追著儀禮正譌皆辨其誤今從

唐石經屬續以俟絕氣為其氣微難疏正義曰注為字校

及嚴本屬續以俟絕氣節也續新絮疏勘記云嚴本及單

疏標目俱作有今從各本。敖氏云絕氣猶氣絕也案喪

大記注云續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俟此注

云為其氣微難節也文雖異而義同蓋將歿之際其氣甚

微難於辨別故屬續以為俟也蔡氏德晉云屬之口鼻觀

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則絕矣今案此注云續新絮彼

注云新綿上篇瑱用白續注亦云新綿綿與絮一也禹貢

厥篚織纈傳云續細綿小爾雅云續綿也絮之細者曰續

也說文續絮也絮敝絲也段氏注云敝絲熟絲也是之謂

絮凡絮必絲為之古無今之木絲是也。朱氏軾謂屬續

以俟絕氣是早逆其外也此記或非先王之制今案此孝

子之慎也蓋病者雖氣絕而孝子不忍竟以為歿故屬續

以俟之冀其氣之存而可復生也俟字據鄭注當為俟之

誤二字形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相似故也

備疏正義曰喪大記文與此同唯絕作歿義亦同彼注云

義禮王象卷三十一疏夕三

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
 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然則此記所
 言特以重男女之別耳方氏苞謂慮夫婦溺愛而不自嫌
 故特設此禁使毋相瀆以正其終是也自夫婦推之則媵
 妾宦豎之流亦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
 宜遠別明矣

疏

五義曰校勘記云五陳闕葛本俱作伍。李氏云論語子
 疾病子路請禱禱禮也請之非也朱子語類問禱果有應
 之之理否曰禱是正理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
 姑為之今案記云行禱亦是遣人分禱之此時孝子固不
 能離也注云盡孝子之情者孝子不忍親之歾故當坐
 危之際猶必竭誠以禱冀神之佑助也云五祀博言之士
 二祀曰門曰行者此據祭法言也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
 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
 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
 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
 竈鄭以祭法為周制故謂士祇得祭門行二祀今云五祀
 是廣博言之也呂氏大臨云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
 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此本鄭說也陳氏祥道

云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三禮札記云月令五祀戶竈中門皆與祭法不同竊意戶竈門雷等皆切於日用當時周家雖立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制而上下通用殷禮已久因而未改故曲禮王制亦言諸侯大夫乃卒卒終祭五祀也案此二說似於經較合竝錄之乃卒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上皆言侍疾之事以下乃言外事也云卒終也者曲禮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殯彼注亦云卒終也是終與卒通檀弓君子曰終君子士大夫之通稱士主人可言終亦可言卒也或曰士言卒亦對文異散則通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繼服疏正義曰識誤云案釋文諦大兮反從釋文戴氏震云案啼說文作噉若諦於義絕遠當是訛舛不可從校勘記云注始去下嚴徐無冠而二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今案陳鳳梧本毛本俱有冠而二字無者非也注云哀有甚有否者否不甚也甚則啼不甚則哭喪大記曰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鄭注悲哀有淡淡也孔疏有聲曰哭李氏云主人

喪禮三卷卷三十一一既夕三

信... 啼者發聲則氣絕而息若往而不反也曾申問於曾子曰
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云
於是始去冠而笄纒服淡衣者問喪曰親始歿雞斯徒跌
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笄纒親始歿去冠又云上衽淡衣
之裳前是始歿去冠而笄纒服淡衣之事也引檀弓者亦
以證親始歿而變易吉服也詳上篇主人髻髮袒眾主人
免于房下

右據經士歿于適室而記人子侍養君子正終之

事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

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
事相變衽臥席古文第爲

笑

疏

正義曰設牀第謂設牀并設第以便遷尸於上也當
牖在牖下也詳上篇於適室及商祝執巾從入當

牖北面下喪大記曰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然
則設牀第非一處當牖則舍之牀也下莞上簟詳上篇小
斂布席于戶內下設枕篋大記曰設牀有枕是也放氏云
設枕于南蓋病時之牀橫設之故東首此則縱設之而南

首故枕在南也此記因經未言設牀第及遷尸之事故補言之注云病卒之閒廢牀至是設之者此據喪大記之

文喪大記曰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鄭注廢去也人始生在

地去牀庶其生氣反案此時病而未卒故云病卒之閒云

事相變者謂病時去之卒後設之是相變也云衽臥席者

詳士昏禮云古文第為茨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第牀簣

也古文作茨者聲近假借字詩牆有茨說文引作牆有薺

禹貢濟河濟潔漢書地理志濟皆作泔是從束從次從齊

之字皆以聲近得通鄭以第為正字故從今文○蔡氏德

晉云案喪大記疾病有廢牀一節殊為非禮觀曾子易簣

反席未安而沒不聞有廢牀而置於地之事鄭康成謂病

卒之閒廢牀乃仍喪大記之誤吳氏廷華云廢牀之文高

安朱氏非之謂坐臥之身方保護之不暇乃舉而委之地

地氣清沁是益之病而速之歟也且斷無將歿而可藉地

氣以生之理信齋楊氏據此記設牀遷尸為大記廢牀之

證不知此牀為浴及舍而設不足證歿者之廢牀也今案

喪大記有廢牀之文儀禮無之禮記漢儒所採集而儀禮

之記則出於周孔所傳較為可信鄭氏不能據儀禮以訂

喪大記之非而反援以為遷尸徒於牖下也於疏正義曰

說失之諸儒之辨精矣遷尸是撫用斂衾注毛本

喪大記之非而反援以為遷尸徒於牖下也於

疏

正義曰

徒誤作徒。云徒於牖下也者病者卒于北墻下今徒而

南在牖下向明以便楔綴浴舍也曲禮在牀曰尸白虎通

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也神形體獨陳也云於是幰用

斂衾者謂經所云幰用斂衾蓋在斯時。吳氏疑義云遷

尸當在復者朝服節下今案復而後行外復者朝服左執

事則設牀第當亦在復後也詳上篇篇首

領右執要招而左 衣朝服 **疏** 正義曰經云扱領于帶此

者經以升屋時言此以旣升屋而復時言也所執者爵弁

服也領與要必兼執之者以簪裳于衣故也招而左有數

說賈疏云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必用左者左

陽主生赦氏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也左尊吳

氏廷華云招而左旣招由左下也招者北面以而為左故

經言降自後而榮張氏惠言云招而左招之向左謂微左

還也今案經云北面招以衣又云降衣于前是初時北面

旣則轉而南面乃得降衣于前也當以張氏左還之說為

是若如賈說則是招以左非招而左矣 注云衣朝服服

未可以變者張氏爾岐云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

凶服也或曰士凡有禮事有司皆朝服如士冠特牲可見

故復者仍服常服冀从者之魂識之而依以反也今案

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鄭注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

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義雖少異亦得兩通此記因經未

言復者之服及復契貌如軛上兩末事便也今正義曰

時之儀故補明之契貌如軛上兩末文軛作厄敖氏云

柶而云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於他柶軛在大車轅端

厭牛領者楔狀類之今案軛即小車之衡大車之鬲也或

以軛與衡鬲為二物非小爾雅云衡軛也說文軛轅前也

段氏注云轅前者謂衡也自其橫言之謂之衡自其扼制

馬言之謂之軛隸省作軛木部曰榻大車軛也柶當作軛

釋名衡橫也橫馬頸上也榻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鳥

啄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考工記車人云
鬲長六尺榻與鬲字同衡鬲皆屈中而有兩末此楔齒之
柶象之但衡以又馬頸鬲以扼牛頸皆兩末向下柶以楔
齒則兩末向上故云上兩末也餘詳上篇楔齒用角柶下
注云事便也者謂兩末向上以屈處入口於事便也云
今文軛作厄者案詩韓奕曰脩革金厄厄即軛作厄假借
字也今文與詩同鄭以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軛為正字故從古文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校歷也尸南首几歷在南以拘正義曰校唐石經嚴本

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為枝俱作校或作校非○使

儀禮曰

三

御者持之恐几傾倒也敖氏云坐持之則御者亦在牀矣其於几之北歟注云校脛也者案士昏禮注云校几足

此云脛亦足也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者郝氏敬云几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

抵足勿令辟戾便著屨也盛氏云此几蓋置于尸足之北也云校在南則几面向北矣以几板抵尸足而兩端又各

有足以拘之斯足以聯綴尸足也然則几之兩端各一足賈云兩端各有兩足始非放以校為几左廉尤誤今案劉

氏績云古几猶今道家之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御者一人坐持正足

也阮謙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劉云三足與賈又異今竝存俟

考古文校為即牀而奠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榻肩

頭也用吉器器未變疏正義曰注云榻肩頭也者上篇奠也或卒無禮用新酒于尸東未言所在故記明之即就

也謂就牀而奠之當尸肩也云用吉器器未變也者以始

未忍異于生至小斂則變用素器矣云或卒無禮用新酒者此釋記若醴若酒之義謂有禮則用醴無禮則用酒但用其一不兼用也敖氏云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異於

大斂後之奠也

右記始歺設牀遷尸復魂楔綴設奠諸儀法器物

赴曰君之臣某歺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歺走赴

告也今文

疏

正義曰案禭記曰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赴作計

歺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歺此記赴

母妻長子不言父禭記兼言父者以有子為士而父不為

士者也此記則以周初之制士之子恆為士士之父亦君

之臣則於君之臣某歺內包之矣云某之某者上某是士

名下某是士之親屬歺者名婦人當以姓通如姬姜之類

長子亦赴者以其為三年之喪也注云赴走告也者赴

字从走說文赴趨也爾雅赴至也故云走告也云今文赴

作計者段氏云古文計告字祇作赴取急疾之意今文从

言急疾意轉隱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計字者從古文不從

今文也凡許於禮經從今文則不收古文字從古文則不

收今文字禭記作計不作赴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

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胡氏

承琪云案禭記凡計於其君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是禮

儀禮記 卷三十一
記本亦有從古文作赴者注以至訓赴既夕注云
赴走告也是鄭意作赴為正故於此經從古文

右記赴君之辭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疏

正義曰此兄弟謂大功以上在室者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則兄弟皆立矣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是尊命夫命婦也故注云別尊卑也吳氏廷華云室中唯此四人坐則餘不坐矣此與喪大記大夫之喪同今案吳說是也此條當是禘記大夫之禮而疑有脫文詳上篇入坐于牀東下

右記室中哭位異者

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不二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經於君命弔礎直言

主人不言眾主人故記之今案此眾主人即上篇主人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注以為主人之庶昆弟是也尸在室有君命唯主人出而眾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者釋所以不出之義主謂喪主曾子問以喪有二孤為非禮故云

不二也。穉者委衣于牀不坐。牀高由便。疏正義曰：經但言穉者委

故記也。此委衣于牀有二：一是始歛尸在室時，一是小斂

後，僕尸于堂時。○注云：牀高由便者，釋所以不坐之義。敖

氏云：牀高可以不坐。郝氏敬云：穉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財，也不奠於地，故不坐。其穉于室戶西

北面致命，始歛也。疏正義曰：穉有在堂者，有在室者，此指穉

歛時也。者謂始歛尸在室時也。小斂奉尸，僕于堂，有穉者

經明云中庭北面致命，始歛時庶兄弟等穉，經未言致命

面位，故記之。是時尸在室中，隔下故穉者戶西北面致命也。

右記尸在室眾主人不出及穉者儀位

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祝淅米

故記人言之。○注云：差擇之者，喪大記御者差沐於堂上

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彼注訓差為淅，此上

云：淅米則不得訓為淅，故訓擇也。盛氏云：擇其粒之御者

堅好者以飯尸，而以其餘為粥，懸於重也。盛盛於敦，御者

奠，豐曰奠。卷三十一 既夕三

四人抗衾而浴禮第

抗衾為其倮程蔽之也禮

疏正義曰

亦當四人抗衾二人浴也○校勘記云注嚴徐通解俱作

倮程集釋敖氏俱作倮程今案倮程即倮程也義詳上篇

浴時主人皆出下張氏士喪禮識誤引此注為作謂非校

勘記又云盥水便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無又

毛本有盥音祿三字嚴本亦無盧氏文昭云係釋文誤入

當去云抗衾為其倮程蔽之也者抗舉也衾斂衾也謂

舉斂衾於上蔽其體而浴於下也云禮袒也者敖氏云古

字禮袒通詩曰禮褻暴虎云袒簣去席盥水便者爾雅其

盥竭也盥亦作盥廣雅盥盡也謂去水使竭盥便也

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鬢無笄內御女御也無笄

疏正義曰

御女御也者李氏云周禮女御大喪掌沐浴今案御猶侍

也此女御謂女侍從者與天子御妻名女御者別釋官云

蔥大記曰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孔疏云內外宏

別內御婦人今案此記不言抗衾者省文云無笄猶丈夫

之不冠也者生時男子冠與婦人笄對舛時男子設明衣

不冠故婦人鬢亦無笄也詳上篇鬢笄用桑下

婦人則設中帶

中帶若今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通解作者禪嚴徐作禪與單疏標

目合釋文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禪陸氏曰禪音昆黃氏不

烈云禪是禪非也○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玩文義似是

男婦皆設明衣而婦人又加以中帶也注云中帶若今之

禪穆未詳惠氏棟云禪穆一名複穆廣雅曰複穆謂之裯

裯猶禪也今案惠說似未確方言禪陳楚江淮之間謂之

淞釋名禪貫也貫兩腳上繫腰中也說文幬也幬或从

衣作禪急就篇襜褕袷禪顏師古注云袴合襜謂

之禪最親身者也然則明衣男子有衣有裳婦人衣不殊

裳故內加禪穆據釋名云上繫腰中所以有**卒洗貝反于**

筭實貝柱右齟左齟

象齒堅

[疏]

正義曰卒洗也貝本實于筭

反也經但云洗貝執以入而不言反于筭故記之右齟左

齟牙兩畔最長者初時楔齒用角裯至實貝時去角裯恐

口易閉故先以貝柱兩齟使口開易含也**夏祝徹餘飯**

此亦經未言故記之注云象齒堅未詳**夏祝徹餘飯**徹

[疏]

正義曰賈疏云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釋官云

據此則凡徹皆夏祝也夏祝進真故亦主徹真賈前

歲豐E食三十一先夕三

疏謂周祝徹奠非張氏爾岐云餘飯飯尸餘米

也注云去鬻夏祝徹去煮之為鬻以實重扇也

瑱塞耳充

室疏謂正義曰上篇云瑱用白纈注云塞充室者

掘坎南順

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也南順統於堂輪從

棄潘等物上篇但言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不言坎之大

小與掘法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圻下嚴本通解俱有

也字云南順統於堂者敖氏云南順復南其壤明其掘

之自北而南也故云統於堂南其壤者以所掘之土置於

南方也云輪從也則廣為橫矣云今文掘為圻也者

鄭以上經作掘坎故此亦從古文作掘也圻義詳下

壑用

塊壑也古疏正義曰壑以煮潘用塊者謂用塊為壑也

故記之注云塊壑也爾雅釋言文郭注土塊也云古文壑

為役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埤陶窰窗也从土役省聲今

文作壑者不省古

文作役者假借字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

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淺也

謂衣裳皆用幕布為之

也李氏云長下膝衣長至膝下也注云幕布帷幕之布

升數未聞也者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帷幕

皆以布為之幄帟皆以繪為之是記所云幕布即用以為

帷幕之布而升數之多寡經傳無文故云未聞也王氏士

讓云帷幕幄帟相將為用幄帟以繪細密柔軟則幕布亦

取細密柔軟可知於親身宜也云屬幅不削幅也者謂布

幅廣二尺二寸不削之而相著也此與生人衰衣制同詳

悲服記袂屬幅下云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淡也者凡

服衣上裳下有裳以蔽下體故衣不至膝此衣之長有前

至膝下足以蔽下體矣而又有裳是於蔽下體淡也

後裳不辟長及穀不辟質也穀足跗也凡他

疏正義曰凡

後四幅明衣之裳亦如之故云有前後裳也注質毛本

誤積校勘記云嚴徐通典通解楊氏俱作質與單疏述注

合集釋作積兩無字釋文俱作不集釋上作不下作無今

案陳鳳梧本亦作質兩無字各本作無云不辟質也者

不辟為一句質也為一句辟謂辟積其要閒使上狹下寬

也他裳辟示文此裳不辟示質也云穀足跗也者爾雅穀

盡也足跗近地為足之盡處故云穀也云凡他服短無見

膚長無被土者案淡衣篇云短毋見膚鄭注衣取蔽形又

見禮記卷之二十一疏三

傳禮記卷之十一 鄭注為汗厚也此引之而云他服如是足見

云長毋被土鄭注為汗厚也此引之而云他服如是足見

此長及穀者不嫌被土與他服異矣以其為舛者之裳一

服不動故也敖氏云裳不辟之則其要廣而前後相掩者

淡旁不開體不見矣長及穀為蔽足也明衣之長下膝其

裳之制復如是皆為**縗**錫一染謂之縗今紅也飾**疏**正

重形且異於生也**縗**錫一染謂之縗今紅也者謂古之縗即漢之紅也集

曰注云一染謂之縗今紅也者謂古之縗即漢之紅也集

釋作今之淺紅也比他本多之淺二字喪服記注云縗淺

絳也云飾裳在幅曰縗在下曰縗者謂飾裳之幅邊為縗

飾裳之下畔為縗也鄭注淡衣云緣縗也孔疏謂解經緣

字讀為縗謂淡衣下畔也亦引此注為證或曰縗與紕通

緡與縗通襍記紕以爵韋六寸鄭注在旁曰紕士昏禮主

人爵弁纁裳緡縗**縗**純七入為縗縗黑色也飾衣曰純謂

縗亦謂裳下緣也**縗**純領與袂衣以縗裳以縗象天地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黑下嚴徐集釋俱無色字通解楊

氏俱有云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者謂飾衣之領及袂

口也淡衣曰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

袂謂其口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

唯裕廣二寸案經於袂言純於衣裳之邊亦言純是對文

異散則通也釋文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縗下曰

緡也本此注而文有增易云衣以緡裳以縑象天地也者
蓋取天玄地黃之義褚氏云衣之緡純裳之縑緯緡與生
人異也敖於緡純連裳言殊混注義精矣○李氏云案設
自掘坎南順至緡純當在夏祝浙米之前疑腕節在此設

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

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
握繫一端繞擊還從上自貫

反與其一

疏

正義曰裏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
要義楊氏俱作裏敖氏作裏今案陳鳳梧本

端結之

亦作裏監本毛本俱誤作裏又擊各本誤擊校勘記云唐

石經嚴本集釋俱作擊說詳士喪禮○此設握設於左手

也上篇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謂設於右手

也經不言左手設握之法故記明之上篇曰握手用玄纁

裏今云裏親膚則纁在內玄在外矣此左右握所同亦因

經未言故記之也注云擊掌後節中也者詳上篇云手

無決者謂右手有決此左手無決則其設法畧殊也云以
握繫一端繞擊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者賈疏云
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擊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

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擊者結於掌後節中是也敖氏謂握
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於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擊

握男女俱有設決唯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擊

義禮王處

卷三十一

三

有決之手握則與決繫俱連於擊經

記兩下甚分明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甸人築坵坎其中堅

之穿坎之疏甸人築故記人明之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名一曰坵甸人築故記人明之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堅也云穿坎之名一曰坵者玉篇引埤蒼云坵坎也坑也

胡氏承琪云坵者穿坎之名後人以穿坎為坵而坎亦謂

之坵如闕木空隙之名因而穿空亦謂之闕然則坵亦掘

也築坵坎者猶言隸人涅廁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

築其所掘之坎耳疏正義曰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

亦鬼神疏正義曰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

不用疏案周禮有司厲司隸罪隸閭隸夷隸貉隸

等官司厲注云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又其職曰其奴

入于罪隸注故知隸人罪人也司隸注云隸給勞辱之役

甸人築坵坎

築實土

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注云築實土其中堅

不用者盧氏詳校云亦一作以謂外者為鬼神可不用廁也此皆釋所以塞之之義賈疏云若然古者非直不共溷浴亦不共廁也案釋名廁襍也言人襍廁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圓言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說文廁清也段氏注云清圓古今字似釋名所云人襍廁非一者是後代之制古則人各一廁矣或曰人不必異廁但有外者則塞之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宵疏正義曰士外不用而別為廁也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宵疏正義曰士外小斂三日大斂盛氏云經言為燎于小斂後在外之第二日嫌始外之日不設燎故記明之○案記自乃卒設牀第以後至此皆始外日事也

右記沐浴含襲時職司服物

厥明滅燎陳衣記疏正義曰注云記節者記陳小斂衣之節也當襲之明旦滅燎時陳之上篇

大斂不言厥明滅燎故記補之也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凡

小斂不言滅燎故記補之也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凡

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疏正義曰絞紵詳上篇襍記曰朝服

無紵古文倫為輪疏十五升此絞紵所用之布與朝服

布同故云倫如朝服注云凡小斂大斂也者以其言凡

非一故知兼小斂大斂言也云倫比也者中庸毛猶有倫

鄭注亦云倫猶比也云今文無紿者敖氏云紿不必言凡

與絞連文耳大斂有紿小斂無之古今文疏義云紿雖小

斂所無記者欲明用布紿與絞同不應有絞無紿大記

亦云絞紿如朝服故鄭從古文有紿字今案凡兼小斂大

斂言則當有紿矣云古文倫為設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

輪者詳公食禮雍人倫膚七下

坵餼于其上兩甌醴酒酒在南甌在東南實角觶四木

枲二素勺二豆在甌北二以竝籩亦如之枲今之舉也角

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餼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

併則是大斂餼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

觶為疏正義曰東堂下即堂東也南順以北為上也齊于

角枲疏坵謂南與堂隅之坵齊也餼于其上謂下甌籩豆

籩皆陳于樹上蔡氏云酒在南上也籩在東在甌之東

也實謂觶枲勺俱實于筐而陳于樹上也敖氏云豆當在

籩北乃云甌北者設豆之時未有籩也故但取節於甌○

校勘記云注素勺下嚴徐本無三字楊氏無此句與疏合

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為夕進醴酒夕嚴徐本作少集釋
通解楊氏俱作夕張氏曰疏少作夕從疏今案此二條從
集釋各本云樹今之舉也者詳特牲樹在樹其南下吳氏
廷萃云樹有三特性樹以實獸少半樹卽斯禁此樹以陳
饌是也云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
者李氏云醴用解一柶一酒用解一而實四解二柶者後
真醴酒不同今器故兼饌之吳氏云蓋兼兩真言以真此
始徹彼也或以小斂無夕奠為疑盛氏云周人斂用日出
是日仍有夕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今案盛氏褚氏之
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今案盛氏褚氏之
說也是也云勺二醴酒各一也者謂醴與酒各用一也禮
經釋例云斟酒之器曰勺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
左玄酒皆加勺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有甒實勺解角柶是
醴亦用勺也餘詳士冠禮然據此注專釋勺二則似上注
木柶二下無素勺二之句楊本為是矣云豆籩二以併則
是為大斂饌也者以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
知為大斂饌也云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言大
斂奠之不同於小斂奠者唯此豆籩二以併耳其餘所陳
皆同故同記於此也朱子以此條為大斂通用是矣敖氏
則以為專記大斂謂次當在眾主人布帶後不可從云古

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為夕進醴酒夕嚴徐本作少集釋
通解楊氏俱作夕張氏曰疏少作夕從疏今案此二條從
集釋各本云樹今之舉也者詳特牲樹在樹其南下吳氏
廷萃云樹有三特性樹以實獸少半樹卽斯禁此樹以陳
饌是也云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
者李氏云醴用解一柶一酒用解一而實四解二柶者後
真醴酒不同今器故兼饌之吳氏云蓋兼兩真言以真此
始徹彼也或以小斂無夕奠為疑盛氏云周人斂用日出
是日仍有夕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今案盛氏褚氏之
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今案盛氏褚氏之
說也是也云勺二醴酒各一也者謂醴與酒各用一也禮
經釋例云斟酒之器曰勺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
左玄酒皆加勺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有甒實勺解角柶是
醴亦用勺也餘詳士冠禮然據此注專釋勺二則似上注
木柶二下無素勺二之句楊本為是矣云豆籩二以併則
是為大斂饌也者以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
知為大斂饌也云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言大
斂奠之不同於小斂奠者唯此豆籩二以併耳其餘所陳
皆同故同記於此也朱子以此條為大斂通用是矣敖氏
則以為專記大斂謂次當在眾主人布帶後不可從云古

文角解為角柶者案上篇東方之饌明云角凡籩豆實具

解木柶則作角解為是故鄭不從古文也

設皆巾之之籩豆偶而為具具則於饌巾之巾疏正義曰凡

小斂大斂之籩豆也實具設皆巾之此舉大斂之籩豆皆

巾以見小斂之籩豆不皆巾也注云籩豆偶而為具具則

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者鄭以記言具為指二豆二籩者

言之二豆二籩則實時設時皆巾之以為飾也實者謂實

菹栗之屬于豆籩中即饌時也注專以饌言者謂設時一

豆一籩亦巾唯饌則必二豆二籩乃巾故既云具則于饌

巾之而又云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也張氏爾岐云皆者

皆東堂與奠所也二籩二豆者饌于東堂設于奠所皆巾

之也小斂一籩一豆惟至設于牀東乃巾解俟時而酌柶

覆加之而枋及鎔建之真時朝夕也檀弓曰朝疏正義曰張

解雖豫陳必待奠時乃酌其酌醴之法既酌醴以柶覆於

解上使柄向前及其鎔於奠所則扱柶醴中盛氏云醴酒

不豫酌取新也鎔設於奠所也建之者插柶醴中葉在下

而枋向上也今案俟時而酌兼醴與酒言柶覆加之以下

乃專言進醴之法而枋謂酌者以枋向身便於鎔而建之也張謂使枋向前似未確注云時朝夕也者案上篇朝

夕哭皆有奠又周人斂用日出知小斂大斂之奠亦在朝故以時為朝夕之時而引檀弓為證也逮日者謂日猶未

沒鄭注檀弓云陰陽交接庶幾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

遇之是解日出與逮日之義也疏正義曰辟奠謂移易之

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通解無之字疏同行辟人之辟

○校勘記云注畢事而去之通解無之字疏同云未忍

神遠之也者設奠所以依神是時尸在室若辟之於室外

則與神遠故不出室是未忍神遠之也云辟襲奠以辟斂

者此奠即始之奠謂之襲奠者為避斂故也云既斂則不出

字與避同言所以辟襲奠者為避斂故也云舊說謂辟之設

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者敖氏云舊說謂辟之設於室西南隅盛氏因謂注中序字為室字之誤此說非也張氏爾岐云注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不字貫下八字褚氏云注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十字為句夫欲設於序

在西則必出於室矣唯不設故不出也室中苟有隙地隨

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今案記云辟奠不

出室據未斂時言即褚氏所謂室中苟有隙地隨在可辟

儀禮卷之三十一 一 疏 夕三

傳禮記卷之三十一

也注云既斂則不出於室明指既斂言乃是補記所未備

蓋以上篇徹小斂奠大斂奠皆改設於序西南此襲奠既

斂後亦無改設之事故云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也畢

事而去之者謂俟奉尸俛堂設小斂奠訖乃去之也無

踊節其哀未疏正義曰注云其哀未可節也者是釋其義

夫婦人之踊以徹奠者之往來為節嫌此辟奠之時亦然

故以明之今案敖氏以無踊節即承上小斂辟奠言之其

說甚是若謂無踊節即踊無算則經已言之不必記也方

氏苞引或說云小斂設奠及徹主人主婦皆要升降之節

而踊此辟奠不出室中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眾主人

故無踊節與敖氏說合

布帶眾主人齊疏正義曰上篇既小斂主人面面馮尸踊

帶故記補之絞帶用且敖氏云絞帶者繩帶也先言袒髻

髮著其節也然則布帶者亦於既免乃加之注云眾主

人齊衰以下者經記言眾主人不一義上篇始馮尸入

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此馮尸者之眾子斬衰絞帶者也

今云布帶故知為齊衰以下之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

親詳下篇眾主人東卽位下

大斂于阼位也主人奉尸

位也主人奉尸

斂於棺則西疏正義曰阼阼階也上篇大斂時但云布席階上賓之疏如初未言其處故記明之注云未忍便

離主人位也者阼階乃主人位今大斂於此是未忍便離也云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賓之者案上篇主人奉

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云所謂賓也賓則在西階上西階為賓位故檀弓曰賓於客位又曰周人賓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禮經釋例云周人之制大斂時猶以生人大事之故于阼階上嬪則以賓客事之始遷于西階上矣大

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疏正義曰注云視斂視大斂

人面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不言升自西階及階東北面故記因記大斂于阼而并詳言之敖氏云階

東者明大夫雖多亦不可以當階恐妨斂者之往來也吳氏廷華云北面東上近尸為上今案李氏云此大夫未大

斂而先至者其視斂位與君在之位同方氏苞云唯君親視斂然後有升卿大夫之禮君不在則賓不視斂不馮尸

無堂上之事二說疏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疏正義

不同當從方說

篇君視斂坐撫當心又云命主人馮尸不言命大夫馮尸

略也君視斂尚撫之則大夫視斂亦必馮之明矣故記補

略也君視斂尚撫之則大夫視斂亦必馮之明矣故記補

略也君視斂尚撫之則大夫視斂亦必馮之明矣故記補

略也君視斂尚撫之則大夫視斂亦必馮之明矣故記補

略也君視斂尚撫之則大夫視斂亦必馮之明矣故記補

儀禮正義卷三十一 禮記

之逆降謂在面者先降也李氏云位在主人之南同朝夕

哭位今案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主人

人之南故知亦西面也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階自阼階由

主人之北東 室事已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大斂之奠設于

此因上篇言燭升自阼階不言其降故託之今案由主人

之北東者時主人在阼階下故執燭者由主人之北東行

以反於饌東之位也注言此者以燭為照室中

之奠今巾奠而室事已故執燭者滅燭出也

右記小斂大斂二節中衣物奠設時會處所儀法

既殯主人說髦 既殯置銘於肆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

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疏正

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義

日注剪髮為鬻毛本作剪校勘記云陳閭監本集釋敖氏

俱作鬻今案禮記內則作剪從之 云既殯置銘於肆復

位時也者案上篇主人奉尸斂于棺主人降卒塗祝取銘

置于肆主人復位之時乃說髦也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

於尸內率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鄭注士旣殯說髦此
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於外者俱三
日也云今文說皆作稅者詳士昏禮賈疏云此說及下經
不說經帶二字皆作稅凡釋今古之文皆在注後此注
中者以文更有義者釋今古字訖乃更汎說卽此注更釋
髦義是也云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
右者本內則文彼注云髻所遺髮也夾凶曰角午達曰羈
也吳氏廷華云夾凶曰角面角也午達曰羈在中也左右
則一角而已云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
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瘞無飾可以去之者此釋所以說
髦之義也髦是幼小之狀長大猶以爲飾使父母見之若
幼小然故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必拂髦今旣殯則親
瘞中又不宜有飾故說去之喪大記孔疏云若父母有先
髦母外說右髦二親竝外則竝說之而詩疏云父母有先
外者于外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竝沒則去之矣
玉藻親沒不髦是也二疏不同詩疏爲是云髦之形象未
聞者案釋名髦冒也冒覆頭頸也詩曰髦彼兩髦毛傳髦
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箋未言髦制其
注內則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
未聞也與此注同胡氏承琪云毛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

髮豐曰髦

傳禮正禮

其形象而鄭注禮云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能

盡見者矣惟據記云說髦內則注云振去塵著之日說曰

著自是假他髮為之故毛云子事父也三日絞坐成服日絞

母之飾鄭云長大猶為飾存之是也

坐者疏正義曰上篇三日成服於外之日數之為三日實

者則喪之第四日也此記云三日與彼同故云成服日

絞要經之散坐者散坐謂小斂加經坐之不絞至是乃絞

之大功以上同小功總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記因經未

言絞坐之期故明之敖氏云將成服先絞其帶之坐者冠

以其已在身故也其下冠衰履亦可以所加之次言之冠

六升外緹纓條屬厭緹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

纓屬之冠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外之者徐本集釋俱無之

厭伏也疏字通解楊氏俱有今案嚴本亦有自此至

哭晝夜無時俱詳衰三升衣與履外納餘也杖下本竹桐

喪服斬衰傳下

一也順其性也居倚廬倚木為廬在中寢苦枕塊苦編葉塊塙也疏正

日注藁毛本作藁校勘記云釋文从禾無艸監本亦从禾

案从禾是無艸非今案嚴本作藁○方氏苞云既嬪就次

而後有苦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不說經帶哀感不疏正

而無寢興明矣餘詳喪服斬衰傳不說經帶在於安疏義

日校勘記云說哭晝夜無時哀至則哭疏正義曰李氏云

監本誤作設哭晝夜無時非必朝夕疏始喪至殯哭不

絕聲既殯哭晝夜無時既卒哭惟朝夕哭既練朝夕止非

哭或一日二日哀至則哭亦無時餘詳喪服斬衰傳非

喪事不言以爲親疏正義曰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亦

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

人面垢而已士言而事行故於喪則言非喪事不言也今

案注云不忌所以爲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親者哀甚不他及也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疏正義曰

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本曰果在地曰蘇疏詳喪服

斬衰

傳下

之木車也古

文惡作至

宜出今乃記其所乘之車者因拜君命等事而出行也拜

君命拜眾賓見上篇三日成服條內有故謂如筮宅主人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喪禮

皆往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是也案後世謝
 孝之禮多藉口於此徐氏乾學云古之所重者君命君有
 賜不可不拜謝故因拜君而即拜眾賓後世大臣之沒及
 大臣之父母沒例得蒙君之惠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
 獨柰何於遠客之弔而僕僕拜謝之哉蓋離苦次而奔走
 道塗缺朝夕之饋與此非禮之甚也云禮記曰端衰喪車
 皆無等者彼注云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
 賤同孝子於親一也云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者周
 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其一為木車鄭注此始遭喪所乘
 故據禮記喪車貴賤同而知此惡車即周禮之木車也云
 古文惡作聖者周禮喪車其次為素車鄭彼注云素車以
 白土聖車或據古文作至遂以惡車為素車非也惡車謂
 麤惡之車與惡衣惡食文法相類喪車五乘本有等差木
 車最為麤惡故始喪乘之古今文疏義云此記乘惡車專
 指木車不包素車等古字惡聖互借周禮則守祧勳聖之
 禮記廬聖室之中釋文竝云聖本作惡是二字本可借用
 但此經若作聖溷於素車白狗禭未成豪狗禭覆答也以
 故鄭從今文惡其說是也白狗禭狗皮為之取其禭也白
 於喪飾宜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陸氏曰答本或作輪
 文幣為幕幕釋文作幕云音莫集釋作幕今俱從嚴

本○云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豪謂長毛也廣雅鞞謂
之豪云幣覆笈也者周禮巾車木車犬禊字作禊先鄭亦
以覆笈解之詩韓奕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也字作幘
曲禮大夫士去國素鞞又作鞞玉藻君羔幣虎植少儀拖
諸幣皆作幣鄭注竝云覆笈也何注公羊亦訓幣為覆笈
考覆笈與覆式同義釋名云笈橫在車前織竹為之孔笈
笈也式亦在車前故毛傳又謂之覆式是幣禊幘鞞字異
而音義皆同覆笈或作覆輪者輪亦車前木也笈字从竹
禮記注俗本从艸作笈誤云以狗皮為之取其騰也者段
氏玉裁云騰之言濡也濡者柔也蓋取柔軟之意云古文
幣為冪者古今文疏義云鄭注禮經以今文幣為正字古
文冪為借字公羊戴記皆今文故多作幣冪乃幘字為覆
幘之通稱今案鄭從幣**蒲蔽**蔽**疏**正義曰以蒲草為蔽也
者取與公羊戴記合也**蒲蔽**蔽**疏**巾車亦云木車蒲蔽注
訓蔽為藩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藩蔽也二字互訓詩
韓奕簟第鎔銜鄭箋云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爾雅釋
器與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云以簟衣後戶是蔽在
車之後也而鄭注巾車云蔽車旁禦風塵者則車兩旁亦
有蔽御以蒲蔽不在於驅馳蒲蔽**疏**正義曰莖下毛本
矣御以蒲蔽不在於驅馳蒲蔽**疏**有也字校勘記云

嚴徐楊敷俱無也字與疏合○御御車也御者平時以竹
 策馬此用蒲葦故注云不在於驅馳也云蒲葦牡蒲葦者
 說文葦麻蒸也蓋取其皮以為麻而其中葦謂之蒸亦謂
 之葦因而凡物之莖皆謂之葦故鄭以葦釋葦也左傳宣
 十二年注云葦好箭又云蒲楊柳可以為箭張氏爾岐云
 蒲葦類恐非鄭義云古文葦作騶者胡氏承琪云如廣雅
 而異類之穠又玉篇云廢麻莖古文作騶者胡氏承琪云如廣雅
 穠穠謂之穠又玉篇云廢麻莖古文作騶者胡氏承琪云如廣雅
 正字故從今文其說是已惠氏棟云漢書鼂鎔傳鎔上兵
 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顏監曰騶矢之
 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葦字其音同耳是葦與騶同也案
 漢書注據左傳以證騶與葦同惠氏引之以明古文作騶
 之由非謂此經**犬服**筴開兵服以犬皮為之取
 之葦亦為矢也**犬服**筴開兵服以犬皮為之取
 云注末五字今本脫嚴徐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通解
 未列云答問兵服者謂建於車筴間之衣服也巾車木
 車有小服鄭注服讀為簾小筴弓劍短兵之衣是也云以
 犬皮為之取堅也者吉時或以魚獸皮為之此用犬皮是
 取其堅也云亦白者上幣用白狗皮注云白於裘飾宜木
 故知此亦用白也云今文犬為大者由形近致誤也

館取少聲今疏正義曰注云取少聲者常時館用金此用

致誤古今文疏義云案館即轄說文轄轂尚踏轂在輪中

其裏以貫軸其表以湊輻踏者以金有所冒也轂孔之裏

以金裏之曰鈺轂孔之表以金表之曰輅輅本從車以其

用金故字或从金作耳說文舛部牽車軸端鍵也金部鍵

一曰轄也車部轄一曰鍵也是轄與牽同以鐵豎貫軸頭

而制轂者轄本從車亦以用金故或作鑄孟子題辭五經

之館鑄祝睦碑七政館鑄皆從金是也唯館與鑄截然二

事館不可以為轄車之有聲由轂與軸相切而作轂端然用

木故少聲若鑄以鍵軸非聲約綏約轡以引升車疏正義

之所出故鄭從古文館也毛傳滕約也閔宮朱英綠滕

云約繩者詩小戎竹閉緄滕毛傳滕約也閔宮朱英綠滕
毛傳滕繩也是約與繩為一故哀十一年左傳人尋約注
亦云約繩也小爾雅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約綏約
轡言以約為綏以約為轡也敖氏云吉時二者皆以絲為
之歟云綏所以引升車者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是綏所
引以上車之索也轡御者所執以御馬之索也釋名轡拂
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爾雅轡首謂之革蓋以一頭用革
繫於馬勒而以一頭執於御之手也一馬二轡大夫以上

義豐已復全三十一既夕三

四馬當八轡而詩云六轡在手木鑣亦取少聲古疏正義

者以有二轡繫於車軾前也木鑣文鑣為苞疏曰爾

雅鑣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詩碩人釋文鑣馬銜外鐵也

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是鑣以鐵為之此用木故注云亦取

少聲也云古文鑣為苞者釋名鑣苞也在旁苞斂馬不齊

其口也是苞與鑣通但鑣為正字故鄭從今文耳馬不齊

鬣齊剪也今文鬣為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疏正義曰

鬣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纒車駢車漆車與疏注云齊

剪也者案爾雅釋文毛中之長豪曰鬣齊鬣明是剪剔其

長者使之齊也敖氏云馬不齊鬣所謂鬣馬也今案曲禮

大夫士去國乘鬣馬鄭注鬣馬不鬣落也孔疏吉則剪剔

馬毛為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云今文鬣為毛者廣

雅鬣毛也二字雖通但曲禮疏以鬣鬣言鬣則如人之坐

髦自指在首者言之不得泛云毛故鄭從古文髦也云主

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纒車駢車

漆車與者案此因主人乘惡車而推廣言之也周禮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彼注云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

纒車既練所乘駢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賈疏云士之

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

乘纒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駢車與大祥同總麻乘漆車與

乘纒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駢車與大祥同總麻乘漆車與

既禫同主人至卒哭以後哀殺故齊衰以下節級與主人同故鄭為此義也張氏惠言云此注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總反乘漆車之主婦之車亦如理總與小功並當駢車也賈附會之非是

之疏布 疏者車裳帷也蓋弓塗之謂亦如主人惡車之制也其異者疏布襚耳故言於亦如之之下也敖氏云婦人之車必有襚而喪車則以疏布為之則吉時不然也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

貳車白狗攝服 貳車各得用二乘與之弔者也○注詳士皆禮貳車白狗攝服也狗皮緣服差

飾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所乘者而三士昏禮從車二乘是其數也凡貳車

之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卿大夫三士二乘也此貳車亦惡車也吳氏紱云昏與喪皆大禮昏則攝

盛喪中拜君命拜賓重其事故出必備貳車今案服亦盛兵器者與上犬服之服義同注云攝猶緣也者謂以白

狗皮為服而緣其邊也云狗皮緣服差飾者上犬服無緣此有緣故云差飾也方氏苞云此貳車眾主人所乘也故

服以白狗加攝焉以別於主人之斬衰者又以見犬服不緣也今案周禮木車犬禕尾囊疏飾鄭注犬白大皮既以

緣也今案周禮木車犬禕尾囊疏飾鄭注犬白大皮既以

皮為履答又以其尾為戈戟之殘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
緣若攝服云案攝服即指此經言之然則此服亦緣以麤
布歟又周禮卷車五乘祺皆有飾此惡車之幣無飾又其
無尾囊則雖云卷車無等而其實亦有不必盡同者矣其
他皆如乘車如所乘疏正義曰其他謂白狗攝服之外如
皆與主人主婦所乘之車同故注云如所乘
惡車也然則貳車之異於乘車者唯攝服耳

右記嬪後居卷者冠服飲食居處車馬之制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

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

用

疏正義曰說文帚所以糞也从又持巾者掃之事昉於拂拭因

巾可拭物乃用菴芳黍梨為帚拂地矣今案爾雅釋草云
葦醜芳說文芳葦華也繫傳云芳者抽條搖遠生華而無
葦萼也今人取之以為帚曰苕帚是也朔月月朔也記自
疾病外內皆掃後至此始言掃室則其他時蓋不掃矣
注云童子隸子弟者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
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祿不足以宗是其有隸子弟

也云若內豎寺人之屬者釋官云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為之故鄭舉以為況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也士卑不得有若大夫則有之矣云執用上左手卻之示未用者案記云卻之是言執帶之時以末向上左手卻之是言其執之未入室也或疑一手不得言奉不知奉之言持謂以左手持之廣雅釋詁云奉持也

從徹者而入

童子不專禮事 [疏] 正義曰徹者謂徹宿奠者注云童子

自專故從徹者而入也方氏苞云玉藻見先生從人而入平時且然也事縱故進退皆從執事之人

舉席掃室聚諸窻布席如初卒奠掃者執帶坐末內鬣從

執燭者而東

比猶先也室東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窻徐陳南隅謂之窻 [疏] 釋文集釋通解俱作窻注

同陸氏曰本又作窻坐末徐本本作末唐石經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末張氏曰監巾箱杭本未作末從諸本今案

作窻作末是也嚴本誤與徐本同陳鳳梧本毛本俱作窻作末○上文童子從徹者入此從執燭者出者李氏云入

窻禮曰窻 卷三十一 既夕三

傳禮記卷三十一
時燭先徹者童子從徹者出時徹者先燭童子從燭童子
常後於成人敖氏云此埽室之節蓋於既徹則為之如初
亦東面也是時坐末內鬣則羸者卻之其皆反是歟今案
既徹乃舉席而埽埽畢乃布席而奠埽者待奠畢乃出末
帚末也用以埽者未形似鬣內之者以鬣向身也坐末而
內其鬣恐塵觸人也從執燭者而東者亦降阼階東行復
位也○校勘記云注室下集釋有中字張氏曰疏有中字
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云比猶先也者為將奠而埽室
以致其潔清故須在奠先也祭義曰比時具物鄭注比時
猶先時也是其義也云室東南隅謂之突者爾雅釋宮文
郭注謂突亦隱閭今案聚諸突恐塵之場故暫聚於隱閭
處而後去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突者說文作窞云
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穴部突云窞窞也亦取幽冥也貳從
俗作突故釋名云東南隅曰窞窞幽也亦取幽冥也貳從
俗作突誤矣漢書又作突突
字亦从穴可知作窞為正也燕養饋羞湯沐之饋如他日
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
所以洗去污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
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
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疏正義曰饋集釋作餽盧氏詳校云沐从木譌注

洗去之洗陸音悉禮反又云劉本作淬七對反○饋陳設也他日謂生時也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者謂平常燕居所用以供養者即饋羞湯沐是也云饋朝夕食也者謂平時朝夕之食非啜中之朝夕奠也云羞四時之珍異者案周禮庖人注云致滋味為羞文十六年左傳云時加羞珍異故知羞為四時之珍異也云湯沐所以洗去汗垢者說文湯熱水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湯沐用湯為沐故云洗去汗垢也不言浴可知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此子事父母之禮故禮引以為證也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者言此燕養饋羞湯沐皆親生時所日具者今孝子不忍於其親而廢之故每日於下室設之如生存時也下室燕寢也其制詳士昏禮必知設於下室者以非正奠且據下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故知此燕養之饋在下室也張氏爾岐云朝夕之奠與朔月之奠設于嬪宮燕養之饋設于下室吳氏絨云燕寢曰下室見正寢為上室也既奠于上室而又饋于下室者亦孝子求神非一處之意云進徹之時如其頃者謂如食頃也褚氏云朝夕般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前奠此饋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云進徹之時如其頃今案此饋在燕寢敖氏謂

儀禮曰卷三十一 一 或列三

蓋使人為之孝子不親視之也記曰在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說者謂居廬時絕不入門是也

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疏曰正義

及也與也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者朔月薦新之奠

盛於朝夕故謂之殷奠大夫以上月半有奠亦謂之殷奠

上篇朔月奠有黍稷又云有薦新如朔奠則亦有黍稷矣

蓋朝夕常奠唯有醴酒脯醢無黍稷下室之饋兼有黍稷

故奠于正寢而又饋于下室若殷奠自有黍稷故不須于

下室更饋也釋例云凡奠于嬪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

薦新不饋是也云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即燕寢在正

寢之內故舉漢之內堂以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士亦有

臣則亦有朝以聽事天子諸侯聽朝事于路寢故知士亦

有正寢以聽朝事也玉藻曰朝玄端夕淡衣鄭注謂大夫

士也孔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淡衣是其證也

右記朔月及常日掃潔奉養之事

筮宅冢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疏正義曰家人詳上篇

可葬者乃營之注云物猶相也者

言物與相同物土即傳所謂物土之宜也相即詩相其陰陽之相云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者古者族葬兆域雖同而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淺深故必須相其地之可葬與否而後營之也上篇曰家人營之張氏爾岐云經但言筮記明其先相之乃筮之也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

升堂哭者皆止

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日通解敖氏俱作日與單疏標目合周學健云敖氏注

云日人質反蓋恐人誤讀耳今案唐石經嚴本俱誤作日○卜日卜葬之日也張氏爾岐云經但言主婦哭不言眾婦人皆哭與哭止之節故記詳之今案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即上篇占曰某日從告于主婦主婦哭也卜日在廟門外初時主婦立于東扉內既得吉乃由扉內升堂復位而哭止故注云事畢也

右記筮宅卜日首末事

啟之听外內不哭

將有事為其謹器既啟命哭古文啟為開疏正義曰校勘記

與賈疏合今案石經及各本俱作外內○自記首至筮宅卜日皆記士喪禮上篇事此啟之听以下至末則記下篇

既夕後事也賈疏云經唯言婦人不哭不言男子故記明

之注云將有事將啟殯也為其謹器故不哭既啟命哭

詳下篇啟殯節古文夷牀鞅軸于西階東明階閒者位

啟為開詳士昏禮於祖亦餼鞅軸焉古文鞅或作拱正義曰夷牀鞅軸

於祖亦餼鞅軸焉古文鞅或作拱餼處不同而併言

之者以其西階東是同且鞅軸經未言餼處故因記鞅軸

而併記夷牀也○校勘記云注張氏曰監本云為拱從監

本案張說與單疏標目合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云

明階閒者位近西也者案記云西階東是近西也賈疏云

以正經直云階閒恐正當兩階之閒故記人明之云夷牀
餼於祖廟鞅軸為啟殯時遷柩所用故餼於殯宮云其二
餼於祖廟亦餼鞅軸焉者以二廟者先朝廟後朝祖則自
廟適祖遷柩仍須用鞅軸故知於廟廟亦餼之也但據下
朝于廟廟亦云正柩則于廟當亦餼夷牀矣云古文鞅或
作拱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無鞅字許意蓋從古文鞅以
鞅從車為正字古文拱為假借字故從今文士禮升棺
用軸及此篇遷于祖用
軸注并云軸鞅軸也

右記啟煊朝祖之事

其二庶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

祖尊禰卑也土事祖禰上土異廟下土共

庶

正義曰云其云則者以下記二庶者異於一庶之事故言此以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將啟先具此一鼎一

豆一簋之奠于禰廟統啟朝禰徹從奠乃設之王氏紉解

云禰祖二廟皆饌禰如小斂奠特豚一鼎祖則如大斂奠

三鼎也今案設大斂奠于祖廟即此篇經所陳是也記人

唯記其異者故不言祖廟之饌耳禰祖二廟同日朝畢辨

見下注云祖尊禰卑也者以禰卑於祖故饌如小斂奠

降於祖也土事祖廟云云詳經設盥于祖廟門外下褚氏

云祖禰共廟則統于祖矣有二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

遠之義也敖氏乃謂樞過禰廟因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

不敬孰甚焉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樞入升自西階

正樞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樞東

西面眾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樞西升降

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疏**正義

曰此朝于禰廟與經所載朝祖之儀略同唯重止于外門不入為異耳敖氏云是時即要節而踊亦其異於祖廟者

吳氏廷華云奠止于西階之下經不言西階眾主人東即位經不言主人今案此特文有詳略耳奠謂從奠經于正

柩後設從奠云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此不云中

之者蓋即朝祖不久設也要節而踊詳前注云重不入

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者謂主於朝祖故不入禰廟也敖氏云重不入者以既奠則柩行不久留于此故也似

敖說是云門西東面待之便也者以祖廟在禰廟東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朝祖重即先柩鄉東而行不易面位

故云便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

在下照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疏**正義曰入入禰廟也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言後入者西階東北

面而又言在下者明其不升堂也注云照正柩者言此二燭皆所以照正柩也云先先柩者謂先柩而入即經遷祖時柩前之燭也後後柩者即遷祖時從柩之燭也云適祖時燭亦然者明在祖廟時照正柩亦如是也云互記於

此者蓋燭在道則一在樞前一在樞後燭入廟則一升堂
一不升堂朝禰朝祖皆然經但言在道之先後而未言入
廟之升與不升故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
於此互記之也

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疏**正義曰升下毛本無降字校勘記云唐石經嚴

本徐本通典集釋楊敖俱有降字通解無石經考文提要
云監本沿通解之誤今案經云升降自西階則有降字是
也徹者徹從奠乃奠者奠其如小斂之饌也主人踊如初
亦要節而踊也經於朝祖節正樞後設從奠訖云主人降
拜賓卽位至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
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此朝禰之儀略如之故注云如其降
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也但朝祖有薦車之事此無之以朝
禰後仍須朝祖葬日柩從祖廟行不從禰廟行故注云不
薦車不從此行也

右記二廟者啟殯先朝禰之儀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

此謂朝禰明日

舉奠通祖之序也此祝執禮先酒脯醑

既正柩席升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

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

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

奠如小斂奠者也有二廟者自禍適祖即

奠云中席從而降則舉奠者先降矣柩從從

主人以下男女從柩而出也如初謂出殯宮時也適祖朝

祖也案注以此謂舉奠適祖之序是矣但鄭義以朝祖朝

祖異日故以此適祖為在朝禍之明日教氏則以朝祖與

朝禍同日後人多從敖而駁鄭郝氏敬云鄭謂一日朝一

廟適祖當在次日然本文不言厥明鄭說未然姜氏兆錫

云朝禍禮與朝祖多同其異者唯重止門外廟不設重柩

不設夷牀奠亦不設巾三者為異耳以此推之則朝禍後

恐即當朝祖故三者不設也若每一廟即停一日則三者

當無不設之理而重止門外露處越宿尤非孝子事亾如

事存之義也方氏苞云注為日朝一廟之說不知重止于

門外而不入奠徹而從于祖廟則並在一日明矣賈疏乃

據序從如初謂燭在其中朝禍與祖必各分一日猶未辨

正必不可分為二日之徵也蓋朝禍甚早至祖廟猶未辨

明故必以燭從也巾席從奠以降而柩即從經文顯著不

待辨而明矣盛氏世佐云以經文考之絕無可以爲二日
之證江氏筠云此朝二廟當亦一日而畢注謂明日適祖
非也既朝二廟則知祖廟各在其廟注於士虞謂士之皇
祖于卒哭亦反其廟者亦非也今案諸儒之辨甚明賈據
序從有燭爲證考經言遷祖之次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
此柩卽從奠無燭從之文當以敖氏適祖時不用燭之說
爲正至序從鄭明謂主人以下亦不得兼有燭也注云
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者此略依上篇設
小斂奠之文見巾席在後以釋此記巾席從之義也云既
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者此言適祖後既正
柩設從奠之事也記不言適祖後朝祖之儀者以已具於
經也云凡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
日數亦同矣者姜氏云注以變禮同于自卒至殯而謂自
啟至葬之日數亦同似也然如其說則祖廟異廟者其日
數固同矣若其祖廟同廟者朝祖後更無廟可朝將無故
又停一日以同其數乎此可決其非矣今案姜說是也云
序從主人以下者詳經遷祖節主人從下云今文
無從者鄭以序下無從字則義不明故從古今也

右記二廟者自禰適祖之儀

薦乘車鹿淺幣干竿革鞮載旛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

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幣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幣

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

有干無兵有箠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鞮為般旛為膳

正義曰杖勘記云干竿石經補缺干誤作于○此乘車及

下道車豪車皆所謂魂車也經於祖廟但云薦車直東榮

北朝末言車有三及所載物故記詳之敖氏云衡軻端橫

木以駕馬者既夕禮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

夾牽之則是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矣此乃謂纓轡貝勒

縣于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歟蓋事至則加之既則

脫之而置於此也注鹿幣毛作辟校勘記云嚴徐通典

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作幣陸氏曰鞮劉本作縉音獲有

箠無弓矢要義無弓字今案嚴本有云士乘棧車者巾

車文鄭謂此乘車即棧車也禮經釋例云注說疑非此乘

車當亦攝盛用墨車君昭賓與幣于棧此謂樞車非乘車

也云鹿淺鹿夏毛也幣覆笭者周禮巾車藻車鹿淺襍鄭

注以鹿夏皮為覆笭蓋夏時鹿毛新生故淺也玉藻曰士

齊車鹿幣約植彼注云植謂緣也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疏

鄭引以為士車用鹿鬻之證云千盾也竿矢箠也者詳經
役器甲冑干竿下云韉韉也者韉說文作繼云系也或作
縶韉說文作繼云馬繼也是繼與繼為一此从革作韉者
據記云革韉是以革為韉故韉韉字俱从革釋名韉韉也
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通用韉云旌
旌旗之屬通帛為旌孤卿之所建亦攝焉者周禮司常孤
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此士而用旒是攝也釋例云喪有攝
盛之禮士喪禮復者以齊弁服又陳襲事于房中纁極二
考極唯公射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五于門
外注云士禮特牲三鼎盛奠加一等注謂盛奠奠即攝
盛也然則此注云亦攝者承上數者而言也云皮弁服者
視朔之服者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時君臣同服
是皮弁服為視朔之服也聘亦用皮弁服詳聘禮方氏苞
云車各載生時所服何也樞入擴斂而載於樞車迎精而
反將以設於寢廟也旒可攝而服止於皮弁何也齊弁服
盡用之於襲斂也乘車載旒攝盛以觀示國人昭君之恩
禮也而斂而載歸設於寢廟者不得踰其齊等故喪車惟
載皮弁朝服也云貝勒貝飾勒者貝水物以之飾勒也說
文勒馬頭絡銜也釋名勒貝飾勒者貝水物以之飾勒也說
文注云金部銜馬勒口中此云絡銜者謂絡其頭而銜其

口可控制也廣韻云石虎諱勒呼馬勒為轡此名之不正

也張氏聰咸云轡勒異物自東晉時後趙呼馬勒為轡於

是潤為一物今案轡已詳前此記既云轡又云貝勒則其

為二物自見云有干無兵有箠無弓矢者周禮會同軍事

車上亦建五兵又箠為盛弓矢器此有干而無兵有箠而

無弓矢故云明不用也云古文韉為殺者古今文疏義云

作殺者聲近假借字道車載朝服道車朝服夕及燕出入之

云爐為膳者詳聘禮道車載朝服道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

玄衣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道車次于乘車故載朝服其

素裳疏飾亦當少殺也○校勘記云注之服二字嚴徐本

倒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今案陳鳳梧本亦作之服云

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者案周禮有道右道僕之官道

右職云掌前道車鄭注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道僕

職云掌取象路以朝夕燕出入鄭注朝朝莫夕此注蓋本

周禮為說玉藻曰朝玄端夕淡衣是士亦有朝夕之禮及

游燕出入之事當乘此車而假行道德之義以名之也但

士不得有象路竊疑上乘車釋例謂為墨車則此道車當

即棧車矣郝氏敬云道車文事之車亦本注義云朝服日

視朝之服也玄衣橐車載蓑笠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橐

素裳者詳士冠禮

為潦凡道車橐車之纓
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橐嚴鍾通解

聶氏集釋俱从禾注同義毛本作箠唐石經嚴徐釋文聶

氏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从艸注同今案現刻嚴本經注

俱作橐或校勘記所見異也注云橐猶散也散車以田

以鄆鄭注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鄆循行縣鄆此注因橐

車在道車後既取道僕之文解道車因即取田僕之文解

橐車其云橐猶散謂此車為散車非謂即木路也以田以

鄆之車用以行野較為麤散故云橐車也云義笠備雨服

者詩無羊云何蓑何笠毛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此

注與彼異者汪氏龍云笠本以禦暑亦可禦雨故良耜傳

又云笠所以御暑雨也今案越語云譬如蓑笠時雨既至
必求之則笠亦備雨明矣笠互詳前蓑詩釋文云草衣也
說文艸雨衣故字从艸云今文橐為潦者古今文疏義云
考工記輪人為蓋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雷遠注云蓋
者主為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歟彼疏云
注所謂潦車指儀禮今文言也案鄭注考工以蓋為雨設
故引潦車取備水潦之義其注儀禮必從古文作橐解云
橐猶散也者周禮巾車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注云作

之有功有沽彼疏云精作為功則曰良麋作為沽則曰散

說文麋木枯也亦與麋散義近故鄭云棄猶散也今文作

潦者蕞笠備雨潦特一端耳故鄭不從之今案士備三車

亦攝盛也云凡道車橐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者記

於乘車言纓轡貝勒縣于衡而道車橐車未言恐人疑其

有異故注明之又注但言纓轡及勒而不言貝則道車橐

車之馬勒未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

必以貝飾也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

而降奠席于柩西將於柩西當疏正義曰此記載柩于車

舉奠之儀與設席之處故記詳之王氏紉解云將載謂將

下柩於庭而載之車也舉奠者執遷祖之奠於手以俟也

吳氏廷華云祝及執事舉奠言舉不言設則執之俟卒載

降奠也今案將載而先舉奠者以柩從西階降而奠設于

柩西故舉以辟之也辟之而舉奠之人立于戶西南面東

上則在柩北矣卒東前而降奠席于柩西此有數說教氏

云卒東前卒束之前也束未畢而先降奠席為卒束即奠

故也郝氏敬云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此以前為前

行也張氏爾岐云卒束前而降謂舉奠者當束柩于車將

畢之前即降也盛氏云柩之載于車也前後各有束其法

蓋先東前乃東後故舉奠者之降以卒東前為節此當於奠字絕句惠氏棟云俗讀卒東前而降者非也經云降奠

當前東初奠在堂上今降而下之是謂降奠今案前字之義當如盛解其句讀當以卒東前而降奠為句降奠之義

與經同席于柩西亦與經設于柩西同但經所言是堂上柩而此記所言則在堂下柩西耳注云將於柩西當前

東設之者此釋記席於柩西之義謂將於柩西當前東設奠故先於柩西設席也經言降奠當前東未言柩西故注

兼明巾奠乃牆牆飾也疏正義曰牆謂飾柩義詳經商祝飾之商祝乃飾柩經未言抗木刊刊削之古疏正義曰經未言

記明之注云剝削之者賈疏云木無皮者直削之有皮者剝乃削之敖氏云兩面皆刊也云古文刊為竿者古今文

疏義云說文刊剝也从刀干聲廣雅剝削也刊正字竿古文假借字茵著用茶實綏澤馬茶

雅剝削也刊正字竿古文假借字茵著用茶實綏澤馬茶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著單疏標目

也皆取其香且御淫疏從竹○經義述聞云茵著用茶釋文著字無音案著讀為褚夏小正七月傳曰為蔣褚之

也廣雅曰茵蔣席也褚與著古字通上篇著組繫注云

著充之以絮也著亦與褚同今案著謂充于茵表裏之中
 記言著用茶而後言實綏澤則茵之著以茶為主而兼實
 綏澤于中也經未言茵著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秀浦
 鐘云釋文作莠案茅莠見釋文注中非摘鄭注御陸氏曰
 魚呂反劉本作莠音禦今案茅秀嚴本及各本俱作秀此
 字秀為正他書有作莠者古字假借也濕毛本作溼是從
 之云茶茅秀也者周禮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鄭
 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茶又云茶茅莠釋
 文莠音秀詩鄭風有女如茶毛傳茶英茶也鄭箋茶茅秀
 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疏爾雅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
 葉即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即委葉也鄭
 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乃是茅草
 秀出之穗非彼二種也胡氏承珙毛詩後箋云姚氏詩議
 名解以釋草藁荈茶為即有女如茶之茶案藁荈茶郭注
 云即芳荈麗芳注云皆芳茶之別名藁醜芳注云其類皆
 有芳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藁類之秀乃幽風子所
 摛茶之茶彼傳云茶荏苳也疏云茅蘆之秀其物相類故
 皆名茶也今案夏小正七月秀藿藁又曰灌茶傳云茶藿
 藁之秀也是藁秀亦稱茶即毛傳所謂荏苳也與茅秀名
 同實異鄭知茵著用茅秀不用藁秀者以茅秀白於藁秀

易曰藉用白茅詩曰白茅包之卷事宜白故也周學紀開

云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辦茶

蓼陸草也今案子所持茶萑菝也則詩茶有四矣云綏廉

薑也者說文薑作薑云御溼之菜也又云菝疆屬可以香

口段氏注云既夕禮作綏綏者菝之假借字廣雅廉薑菝

也王氏疏證云菝或作綏引此記及注為證又云或作菱

劉逵吳都賦注引異物志云菱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

也辛而香然則廉薑與薑有微別矣云澤澤蘭也者廣雅

虎蘭澤蘭也王氏疏證亦引此記及注為證又云神農本

草云澤蘭一名虎蘭生大澤旁案吳晉本草云澤蘭一名

水香生下地水傍葉如蘭二月生香赤節今案鄭風方秉

蘭兮毛傳蘭也孔疏引陸璣云蘭即蘭香草也其莖葉

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然則澤蘭之狀與蘭

略同矣云皆取其香且御溼者指綏澤二物言之以其苗

在棺下須禦溼**葦苞長三尺一編**用便疏正義曰夏小正

故取以為實也

八月萑菝二者同類而有別萑似葦而小中實萑菝皆已

秀之名萑一名蒹一名蘆一名菝一名葦一名菝一名葦

菝之未秀者蘆蒹也菝萑之初生一日菝一日菝夏小正

傳云菝朱秀為菝是也葦一名葦一名蘆說文葦大葦也

義書正象卷三十一既夕三

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為蘆是也爾雅釋言云蒹葦也蒹葦

也釋草以蒹葦為一葭蘆為一蒹葦蒹葦為一葭蘆葦葦

也蒹葦蒹葦皆謂葦也而郭注蒹葦云似葦非矣此用葦

為苞取其已秀而堅成也葦葦葦葦葦葦葦葦葦葦葦葦

苞性故注云用便易也郝氏敬菅筭三其實皆淪米麥皆

云編蘆為苞一編一苞是也菅筭三其實皆淪米麥皆

未知神之所享不**疏**正義曰經但言筭三黍稷麥未言筭

用倉道所以為敬**疏**為草器及米麥生熟故記明之菅筭

以菅草為筭也菅筭屬詳衷服斬衰傳下注云米麥皆

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者案米謂黍稷淪說文漬也湛亦

浸漬之義謂管筭中所盛之米麥皆浸漬之而不炊熟以

未知神之所享或在彼也必漬之者為致潔也云

不用倉道所以為敬者賈疏云倉道檀弓文彼飯用米亦謂不

倉道所以為敬也案不以倉道檀弓文彼飯用米亦謂不

熟之**祖還車不易位**耳未行**疏**正義曰此車謂薦車非樞

也**祖還車不易位**耳未行**疏**正義曰此車謂薦車非樞

不還器下不易位者謂不易初薦時位盛氏云祖者著其

節也還車南其朝也位直東榮之位初時北鄉曲上今南

鄉亦面上嫌易鄉則當易位故記之注云為鄉外耳未

行者言此但還車鄉外而未行故仍在其處不易位也幸

披者旁四人

前後左右各二人

疏

正義曰經但云執披未言人數故記明之旁四人謂每旁四人

也合兩旁則八人矣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者謂前左凡二人後左二人前右二人後右二人是每旁四人也

贈幣無常

日賔之贈也玩好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曰嚴徐日知外者贈則贈非一人故云凡也贈有公贈有賓贈此

贈幣無常是指賓贈言故注云賓之贈也若公贈則使宰夫用玄纁束有常矣玩好日贈詳經若賻

下云在所有者言隨所有贈之是無常也凡糗不煎以膏

則褻

正義曰糗詳經四簋棗糗栗脯下賈疏云此篇唯非敬

以膏煎之則褻非敬者謂以脂膏煎和之則是褻味非敬神之道故不煎也鬼神不尚褻味若生人之倉則固有煎

之者矣

右記祖廟中薦車載柩陳器贈奠諸事二廟者與

一廟者畧同

唯君命止柩于壙其餘則否

不敢留神也壙道也曾疏正義

日君命者即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之事經不言止柩于

壙故記之云唯又云其餘則否明不為他人止柩也敖氏

云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壙也注云不敢留神也

者以葬日中而虞少遠緩恐不及故餘人不敢留神也

云壙道也會子問曰葬既引至于壙者彼注亦云壙道也

故引以為證今會子問本葬下無既字案襍記非從柩與

反哭無免于壙注亦云壙道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墓道左

路廣雅疏證云壙之言互也

東先至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不

者在東疏云三等之車面位故記人明之必知此車是乘

車之等者以其下有柩車故也李氏云不北上統于壙者

車不入壙今案車云北面者鄉壙也云立者明其既葬即

反不稅駕也周禮巾車職曰及墓嚆啟關陳車鄭注亦引

此經為證注云道左墓道東者據墓南鄉言之云先至

者在東者先至謂乘車也郝氏敬云車即乘道彙車至葬

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為左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

以次而西今案郝說與注異然似是據記云北面則左當

在墓道西一也又此車葬畢仍反在墓道西而以東為上

則在東者近墓道便于先行二也教亦

云道左乃道西唯以車為遣車則誤耳

之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

曰校勘記云注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至于壙屬引乃窆不云柩車斂服載之故

載除飾詳前云乃斂乘車道車橐車之服

歸者謂至壙而柩入壙則柩車空故取乘

載皮弁朝服蓑笠等服斂而載之于柩車

之也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禮記問喪

者以服是精氣所憑也卒窆而歸不驅疑

故載以歸於禮宜也卒窆而歸不驅疑為

正義曰卒窆而歸謂迎精而反之時也不

疏正

義

云

柩

車

之

服

也

疏

正

義

云

今案往時三車在前柩車在後反時亦然

車亦不得疾行矣此表孝子之情也往如

如疑為親之在彼故不忍疾驅也檀弓曰

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噫乎足以為

慕其反也如疑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

在彼如不欲還然問喪曰其往送也如慕

其反也如疑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

疑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噫乎足以為

如疑為親之在彼故不忍疾驅也檀弓曰

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噫乎足以為

慕其反也如疑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

在彼如不欲還然問喪曰其往送也如慕

禮記

卷三十一

三

注墓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此注即本檀弓問喪為說也

右記柩在道至壙卒窆而歸之事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有為

他故及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君親斂視大斂禮見前篇加

辟忌也疏蓋蓋棺也奠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

兩岐云卒事謂大斂奠訖乃去今案喪大記曰君於士既

殯而往又曰為之賜大斂焉賜謂有恩惠也有恩惠乃視

大斂則常禮不視斂矣喪大記又曰大夫則奠可也士則

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

退案大夫奠可也士則必待君命乃奠則常禮不視奠矣
上篇自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至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
門彼注亦以為有恩惠則是加於常禮之外者既視斂又
必視奠也此記或視斂而不視奠或視奠而不視斂則教
氏以為於常禮有加而不能終始其事是也因經未言及
故記之但此二者皆是君於士有恩惠而加禮則奚為視
斂不待奠而出視奠卒事必待加蓋乃至故節云為有他

故及辟忌也賈以有他故屬之不待奠者以辟忌屬之不
視斂者後人多以辟忌之說為非謂二者皆以有他故不
得終其事始
其事似得之

右記君於士有視斂而不終禮者有不視斂而終

其事者二者之節

既正柩實出遂匠納車于階閒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

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屨車襍記謂之團或作軫

或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輦上有四周下則前後

有軸以軫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軫疏正義曰

備載柩也賈疏云經不言納柩車時節故記明之郝氏敬

云納車納載柩之車階閒祖廟東西兩階閒張氏爾岐云

既朝祖正柩于兩楹閒主人送賓出以此時納柩車也盛

氏云上經言賓出者非一故加既正柩以別之謂是正柩

後之賓出耳○注云或作樽樽毛本誤樽校勘記云嚴徐

陳本通解俱作樽集釋作樽今案盧氏詳校以樽為正從

傳云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
職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遂人職曰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
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鄭注載及窆六
遂役之又鄉師職曰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
窆執斧以推匠師鄭注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
是其二職相左右佐助之事故使之共納車也賈疏謂士
亦有遂人匠人釋官辨之云遂匠亦公臣來助之士之葬者
左傳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
以正夫為遂人則此遂人匠人當亦假于公臣士不得有
此官也言遂匠者蓋其徒屬裸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綽五
百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周禮稍人注曰天子以至於士柩
路皆從遂來是士之葬有遂匠掌其事也云車載柩車者
謂自祖廟載柩至壙故云載柩車案遂師職曰共邱籠及
載於此車也云周禮謂之履車者案遂師職曰共邱籠及
履車之役鄭注履車柩路也柩路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
似于履因取名焉謂之柩路者路亦車也柩即棺上之荒
帷也云襍記謂之團或作柩或作柩聲讀皆相附耳未聞
孰正者遂師注亦云履禮記或作柩或作柩聲讀皆相附耳
車鄭注鞦讀為鞦或作柩或作柩聲讀皆相附耳未聞
鞦聲相近其制同乎鞦崇蓋半乘車之輪鞦大記君大夫

蔡用輻士蔡用國車鄭注輻皆當爲載以輻車之輻聲之
誤也輻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輻車輻車也案鄭注此
經及周禮皆以博輻爲禮記或本字與輻字聲讀相近其
注輻記則定其字爲輻注輻大記卽破輻國爲輻蓋以輻
車與輻車一也云其車之輻狀如牀者輻所以承物與輻
相類故謂之輻云中央有輻前後出設前後輻者蓋他車
之輻自輿下出而前縛輻以駕牛馬此車之輻則前後出
而於其前後輻上各縛一橫木謂之輻以屬引於上而人
輻之故經云前輻明有後輻也云輻上有四周者鄭特牲
注以漢之大木輻爲上有四周故於此亦云然但此輻以
載輻當更廣而長耳云下則前後有輻者他車止一輻在
輿下此云前後有輻則有二輻故遂師注謂爲四輪者以
有二軸故也云以輻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輻
者叔重名慎著說文解字鄭於此經及輻記兩引其說以
此車但有輪而無輻故謂其輪爲輻因名其車爲輻車也
輻記注謂輻崇半乘車之輪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輻車
半之則止三尺三寸輪低於乘車矣輪低則小故不必有
輻輪低則去地近故遂師注謂爲迫地而行也此注記輻
車之制尙詳輻有前後爲設輻也輻有前後爲屬引也輻
直而輻橫引屬于輻之兩端在車之左右挽之又二軸而

四輪皆取其安穩也。禘記孔疏云：凡在路載，天子以下至士皆用屨車。周禮遂師共屨車之役，則天子也。既夕注云：車載，屨車。周禮謂之屨車，是士用屨車也。禘記大夫載以輜車，輜車則屨車也。是大夫用屨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則既祖，**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祖，還車及還重，訖乃奠。祝乃饌，**疏**如初，不云饌處，故記明之。敖氏云：饌猶設祝及執事者饌，此唯言祝者，祝尊也。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主人之位，當前，束故奠少南，當前，輅也。盛氏云：是時尸，也。主人之位在，輅車東，當前，束而奠，又在，其南，是猶當，膺之。意也。劉氏台拱云：案祖奠，經記皆不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簋一豆可知。今案北上統于，輅也。巾之以其，在庭為，禦座也。注云：祖即經商祝，御輅乃祖之祖，以其未祖，則輅車鄉北，前輅在北，既祖，則輅車鄉南，前輅在南。今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是既祖乃饌也。

右記納輅車之節與饌祖奠之處

弓矢之新沽功

設之，宜新沽，示不用今文，沽作古。

疏

正義曰：經於用器，弓矢不辨善惡，與其名。

稱故記明之張氏爾岐云弓矢謂入壙用器舉弓矢以例

也言麤功示不用也云今文沽作古者古今文疏義云毛

詩鴉羽傳云鹽不攻致也四杜傳云鹽不堅固也周禮典

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為鹽儀禮之沽與周禮之苦

同鄭以褻服傳冠者沽功彼沽功為麤功知此亦當從古

文作沽今文作古有弭飾焉弭以骨角為飾疏正義曰

者又從沽省借耳有弭飾焉弭以骨角為飾疏正義曰

至有韞言弓也李氏云弭弓梢末也注云弓無緣者謂

之弭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左氏倍二十三年正義引李

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

束而漆之無緣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不同孫

及鄭義為長云繳束者繳生絲也詩采芣箋弭弓反末斲

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空骨也說文弭弓無緣

可以解轡紛者曲禮注簫弭頭也釋名云其末曰簫言簫

梢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然則弭是弓末之名

非即弓名爾雅以無緣為弭蓋因其無緣故從本名即謂

之弭鄭既夕注弭以骨角為飾正謂飾弭以骨或以角以

骨則象弭是也以角者經典雖無文要為弭頭施角郭氏

以弭為角弓之名則謬矣今案郝說是也此云亦張可也

有弭飾焉者謂其弓有兩頭之飾而無緣也

亦使疏正義曰張可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集釋楊敖俱

可張疏如此通解與今本作可張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

沿通解之誤案也字唐石經初刻作以後改今案張氏監

本正誤引吳本亦作張可通解蓋因注文而誤張張弓也

此入壙之弓功雖虛略有秘秘弓槩弛則縛之於弓裏備

亦使可張但不可射耳有秘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秘緹

滕今文疏正義曰今文秘作柴各本今多作古嚴本作今

秘作宋疏與張氏淳所見本正同校勘記云作集釋釋文

作為柴徐本集釋俱作柴與單疏標目合釋文作柴通解
作柴金曰追云尚書費誓古文作柴案集韻柴兵媚切地
名疑即柴之別字黃氏丕烈云張氏出為柴二字而本文
作柴是所見嚴本誤柴為柴今案現刻嚴本作柴從之○
有秘言弓雖沽而亦有秘也注云秘弓槩弛則縛之於
弓裏備損傷者案周禮弓人注云納弓槩中定往來體彼
謂造弓未成時也此謂弛弓不用以秘縛之弓裏俾不損
傷二者皆所以正弓體故名槩也又弓人辟如終繼注云
繼弓秘弓有秘者為發弦時備頓傷蓋弓於不用之時必
以秘縛於弓裏以正其體則用時不至于頓傷頓敗也壞

也與此注義同云以竹爲之詩云竹秘緹滕者胡氏承琪
云案毛詩作竹閉緹滕傳云閉緹緹繩滕約也緹本訓系
傳以閉爲緹角弓傳云不善繼縶巧用則翩然而反蓋縶
繼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縶以其能縛弓謂之繼又名
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繼字又作柂荀子接人則用柂注
云柂者縶柂也正弓弩之器也後人以柂爲楫者以楫輔
船舷如柂輔弓弩猶榜所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榜也
鄭注周禮引詩作竹秘注儀禮又引作秘皆就文易字說
文秘攢也攢積竹杖弓槩始亦積竹爲之故亦得名秘毛
詩作閉者閉猶攢也左氏哀六年傳潛師閉塗史記索隱
曰閉塗卽攢塗也攢與攢同是閉秘一也云今文秘作柴
者胡氏云柴當作柴說文有柴無柴柴訓惡米此柴之本
義又云周書有柴誓此地名皆設依撻焉依纏弦也撻弣
與弓槩無涉故鄭不從之也韋爲之今疏正義曰此皆弓上之物也注云依纏弦也者
文撻爲鈔賈疏云謂以韋依纏其弦卽今時弓撻是也
盧氏文弨云撻弣字書音弣養生也非此義不知此作何解
抑字誤云撻弣側矢道也者釋名云弓中央曰弣弣撫也
人所撫持也賈疏云撻弣所以撻矢令出胡氏承琪云撻猶
達也商頌撻彼殷武釋文引韓詩云撻達也毛傳云撻疾

也禮所謂捷即今之箭潘以韋若骨及金玉為之大如錢

嵌入附側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

故名潘潘亦滑達之意云皆以韋為之者謂从者依與捷

則皆以韋為之異於生也云今文捷為鈞者胡氏云廣雅

鈞利也與捷疾義近鄭有調調弓衣也以疏正義曰入墻

以捷義較切故從古文有調調弓衣也以疏正義曰入墻

也注云韋切故從古文有調調弓衣也以疏正義曰入墻

之者經云茵用疏布緇剪此韋與茵同是入墻之物故知

亦以緇布為之也若生人則或以皮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為之詩云交韋二弓毛傳韋弓室也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

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箭長而羽其一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張氏曰釋文猴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

文盧文弨云猴上有一矢字當是為猴矢志矢之日案今本

釋文出猴矢二字張氏所見當作矢猴也經義述聞云猴

矢一乘本作矢猴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猴與志皆

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猴上無矢字而下文作

猴矢志者猴誤作猴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

以對猴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張氏盧氏

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後漢書

南蠻傳注引此作矢猴一乘猴上有矢字而猴下無矢字

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今據以訂正黃氏

不烈云案單疏標經起訖猴矢上無矢字嚴本正合今案猴

上有矢字則猴下志下自不當更有矢字述聞說是也但

唐石經嚴本俱與今本同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又作猴矢

一乘今仍之○注亦示不用也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湯敖

俱作示通解作云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注引亦作示

以下言矢也云猴猶侯也侯物而射之矢也者周禮司弓

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鄭注鏃之言侯也二者皆可

以司侯射敵之近者及禽獸與此注義同周禮作鏃者猴

鏃古字通云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者爾雅金鏃翦羽謂

之鏃李氏云衛謂羽也羽以防衛矢使之調故名羽為衛

今不用金鏃而用骨鏃又短其羽是示不用也賈疏云上

文沽功注云示不用故此亦之云生時猴矢金鏃即爾雅

所云是也云凡為矢五分箭長而羽其一者此約考工記

矢人云彼注云箭讀為橐謂矢幹又云矢橐長三尺羽者

六寸是五分箭長之一節言此者欲以見生時之矢羽者

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

有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

固不短也則此短衛亦異於生賈云短衛即翦羽恐非志

有志朝整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

生時志矢骨鐵也凡疏正義曰張氏識誤云注曰朝擊也案

為矢前重後輕也釋文云朝擊音至本又作費又字林

竹二反苟從手非難曉者陸氏必不再引字林從釋文校

勘記云嚴徐敖氏俱作擊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擊案

贊即俗擊字因俗而誤今從釋文云志猶擬也者詳大

射儀不以樂志下云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者案司

弓矢曰恆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

恆矢之屬軒朝中所謂志也是志矢為恆矢之屬習射之

矢也引書者證矢名志之意云朝擊也者韋氏平云說文

車部有朝擊無輕至部無擊但朝與輕字異音異義同輕

與擊字異音義同今案說文擊抵也與朝異義說文朝重

也段氏注云謂車重也小雅戎車旣安如輕如軒毛曰輕

擊也考工記大車之轆擊鄭曰擊朝也士禮軒朝中鄭

曰朝擊也擊擊輕同字朝雙聲許書有朝擊而已擊者依

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朝言車重引申為凡物之輕重故

禮經以之言矢然則軒朝中者謂矢前後之輕重適均而

已云無鐵短衛亦示不用者爾雅骨鐵不翦羽謂之志李

氏云此志矢不言鐵則無鐵也云亦短衛則與不翦羽者

異矣故云示不用也云生時志矢骨鐵即爾雅所云是也

此無鐵異於生與上礮矢生時用金鐵以用骨鐵同義云

凡爲矢前重後輕也者張氏獨岐云鄭言此者欲明此軒
朝中之異於生用耳姜氏兆錫云據矢人職一前二後二
前三後之屬皆指矢筈之分數前短於後而言其前之分
數所以皆短於後者鄭云爲其前有鐵重也而所以又別
爲一前二後二前三後之屬者又爲鐵之重有差也此所
以前之分數少者而謂之重後之分數多者而謂之輕也
若不言其故則前重後輕之義未明并此章之義亦皆未
明矣故謹發之○李氏云自君視斂至此記者更自前記
之也

右記入壙用器弓矢之制

作...
...
...
...
...

卷三十一終